中华古籍保护

膠西趙鹿友先生重訂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

本衙藏板

重刻四書正學淵源序

婺郡名儒繼東萊而起者爲何王金許四先生東萊與紫陽同時紫陽四書集註東萊實贊其成而四先生又承東萊之緒羽翼紫陽著爲正學淵源一編以昭示後世然則四先生之有功于紫陽也豈少耶余齠年初就外傳從事四子

書句讀紫陽集註後遍閱
諸儒闡發因及四書正學
淵源而知婺郡之有四先
生也獨是大道之傳以人
而聖聖相承賢賢相授生

不必其一地出不必其一
時故雖高山大川宿稱都
會地非不廣時非不久而
問其足以纘斯道之緒者
或不得一二焉甚矣傳人

之難也今婺郡數百里耳

其間相去又不過二三百餘

年而東萊倡率於前四先

生踵武于後傳人之盛天

下未有過之者豈山川秀

異實鍾靈歟抑君民上者

禮樂爲教而涵濡長養以

至于此歟憶歲在戊辰余

視學兩浙以次按婺校士

之餘輒爲訪求文獻顧因

屢經兵燹者舊無聞散逸銷亡遺書殆盡郎以四先生之行誼卓卓而疏解全編亦碩果蒙泉僅有存者每欲重加考訂蒐而輯之而巡歷有期匆促就道未遑也辛未返　命入都其明年膠西趙君鹿友以名進士領婺首邑下車之始日以講明

聖諭振興學校爲務而又
以時加惠凢所以端士習
敦民行者莫不犂然具舉
乃于公餘之暇留意四先
生之遺帙搜羅校讐計三
閱歲而後彚合成書梓之
以行于世是四先生之有
功于紫陽者固多而趙君
之有功于四先生又豈少
耶匪特此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于上賢
有司如趙君者日率其所
屬子弟講明正學于下俾
婺郡數百里內風俗淳古
而彬彬有君子之風從此
涵濡長養山川更效其靈
安知無東萊暨四先生其
人者相與鼓吹郅隆使正
學之傳益光且大乎余向
見趙君之文并慕趙君之

品於其宰婺也又習聞其
廉能著聲不苟隨俗而專
以禮樂爲教心竊嚮往久
之迄今乙亥之冬始獲瞻
其手采聽其言論深喜學

道之君子臨蒞茲土爲婺
郡士民幸而又喜其留意
正學彙梓是編能大有功
于四先生也故爲之序云
時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

仲春晉陵年家弟周清

原頓首拜撰并書

重刻四書正學淵源序

余自入塾後習舉子家言並集諸儒講說參考互訂思所以貫通之而未能有得家大人囑之曰學必窮其本非咕嗶能竟也爰自濂溪橫渠豫雒紫陽而下歷溯其源流以及分支衍派殊塗同歸之由始恍然有會於心既而讀東萊呂成公書洎金華四先生文卓識精義闡前賢所未及顧以未獲盡窺其秘輒

怏々於中歲壬申奉
簡命宰茲土婺地素號小鄒
魯以淳熙咸淳年間諸賢接
踵而起也下車後謁呂成公
祠為更新丹堊之自惟以東
萊之人獲拜東萊先生之像

瓣香皈依此自有夙緣非苟
然也因博訪諸賢遺書僉謂
屢經兵燹後湮沒無所傳中
心仍耿々然甲戌秋迺得北
山魯齋仁山白雲四先生所
註四書正學淵源歎其窮源

竟委於聖人之道顯微闡幽
炳若日星也夫天地之大六
合之廣其緐變靡所紀極自
有四子之書道乃有所統歸
顧自漢儒以後越千有四百
年宋儒迭出而紫陽朱子集

厥大成金華之學由東萊開
之當時麗澤書院為朱呂諸
公講學談道之地故自有紫
陽而東萊翼贊其成自有東
萊而四先生分承其緒此則
正學淵源四子為朱呂之功

臣而實先聖先賢之功臣也
第原板銷毀若無兼本爰重
加輯梓以付剞劂自秋徂冬
越三月告竣際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昌明正學
諸鉅鄉先生羽翼經傳爲斯

文主持所望海内君子廣羅
聞見蒐緫條貫以金聲而玉
振之俾是書之成垂諸不朽
此則余之素志也若參訂校
讐則余癸酉浙闈所得士洎
滋蘭書院諸生咸與其勞兹

列名于後云

旹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嘉平朔

旦膠西後學趙泰甡鹿

叟氏拜題於金華之清

風署

四書正學淵源序

也惟得人以翊其統

道之在天下也雖有明晦續絶之不一而能使之常明不晦常續不絶者則必得人以翊其統也惟得人以翊其統則晦爲能使之明絶爲能使之續而道統之傳得至於今不墜者雖天主之而聖賢之

功端不可誣矣孟氏序道統之傳而深致意於見知聞知蓋必前有啓而後有承是前之賚於後猶後之賴於前均之不可以無人也孔子不云乎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夫其承在茲之文而得統於羣聖以集其成也是天以斯文之統畀

之也繼孔子之後者有孟子嘗曰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
也夫謂私淑諸人則聖學淵源固
有所自豈必親受業於門而後爲
得其統哉自是之後寂寂寥寥聖
學相傳之統綿綿一脉不絶如綫
至宋程氏兩夫子始有接孟氏不

傳之緒而其門人龜山楊氏載道
而南一傳而得羅豫章李延平先
生再傳而得朱晦菴先生而諸儒
之說始大集其成矣勉齋黃氏親
授業於朱子之門金華何文定先
生雖後朱子生而曰傳心受得之
勉齋自是而傳之王文憲金文安

許文懿僅二百年間四先生傑然
踵武相承凡四子之書悉爲之註
疏闡其微詞奥義以翊朱註國朝
會採集大全書中遡其淵源所自
謂非朱氏之適傳不可也夫道非
文不顯文非人不彰文之彰者道
之顯也今四先生之註疏略然在

也上以發明聖言下以嘉惠後學
而皆生於一郡相繼而興意者文
其在茲乎文其在茲乎然世代既
遠遺書散逸元江章先生乃裒而
輯之章分句釋以附於朱註而傳
註益以顯明則先生之用心誠勤
矣先生司訓於漳清脩恬澹一惟

以明道淑人爲己責而尤究心於
理學其殆紹乃祖楓山之家學乎
其殆聞四先生之風而興起乎吾
於是益信茲郡之多賢也予受四
先生之書讀之卒業乃敬爲之序
以弁其端云
賜進士戸部員外郎溫陵後學見心
蕭復陽撰

鍥四書正學淵源後序

夫道在天地間等之水然支分派別不啻幾萬緒是豈汜然靡所淵源識覷宇內滌汔於岷山汪渤於桐柏瀠洄於積石溢汾於嶓冢浩瀚於滄溟與夫駕軼者擢拔者揚汨者豈不奇觀萬狀哉遡其自總發源於崑崙而巳鴻蒙既闢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流注於洙泗一泓湛澄千聖淵涵嗣是子輿崛起以七篇登假聖域障狂瀾而廻

之歷秦漢迄唐宋千有餘歲風流波蕩伊於　底幸而天佑斯文濂洛雙清紫陽浴德鳩靈殫精嘔出孔孟千百年以上肝藏傳洙泗波光震溉萬古萬古下望洋蠡測者無難登筏維時東萊呂成公與紫陽南軒講學婺城麗澤書院所以濬發泗水之淵源者深矣於是間氣毓祥北山何文定公親承紫陽高弟黃文肅公之業傳諸魯齋王文憲公魯齋傳諸仁山金文安公仁

山傳諸白雲許文懿公號金華四賢爲朱
學世適是已夫宋轍既南文公毅而任道
推擴延平豫章龜山之學以翊贊孔孟不
絕之緒四先生者又鼎峙一郡踵武繩繩
機箭相印是故孔孟未發奧指得朱註而
朗於日星朱註未盡意義又得四先生闡
明殆盡雖疏義考証與夫叢說圖解著自
金許而微詞奧義口傳心授實本諸何王
遡何王金許之流而窮其源則洙泗一泓

注不盈酌不竭之崑崙也濂洛紫陽以及
於何王金許又宇內之江淮河漢滄溟巨
滙也後此雖有觀瀾之士披揚流灑節汩
潺湲亦不過江淮河海之餘波細潤焉爾
豈能外此正學淵源而別爲異流殊派以
濫觴吾道也哉第四先生生丁艱棘終
世屏居不仕著作彙彙雖蒙
賜祀於鄉猶未得列廟廷享腏食焉昔謂道
之顯晦有時豈其然乎迨今世遠道榛遺

書散逸含止弗輯則四先生之所以羽翊
聖真者必至於澌滅無傳矣陽生也晚未
得學海一勺昔嘗纂脩家乘而知宗先人
楓山文懿公之所私淑者惟四先生用是
慮慮於四先生之無傳是恩敬忘固陋搜
輯其在宋者梓之以識不磨云萬曆甲辰
孟夏之吉金華後學章一陽謹序

趙先生重刊四書正學淵源序

天之生聖賢非偶然也或以繼天立極或以紹往開來其精神之所貫注莫不有以窮天地徹古今而不可一日磨滅至於道之顯晦有時書之傳否有數在聖賢反不能以自主雖然書存卽道存爾藏之名山而以俟乎其人心相印後際與前際之人兩情交廻而其書之傳而幾絶者亦若自躍自露于耳目之前豊城出劍合浦還珠與不足以喩其奇

也若是者其氣志天人之説乎昔胡文定公傳春秋於西狩獲麟則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則一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夫子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緣是言之

先生之重刊淵源實無異此　先生生長膠西

爲聖賢叢聚之所其於理學本有淵源自壬
申來宰長山治尚清簡惟以整學校興教化
爲急凡屬先賢祠宇一一頼其興新又設滋
蘭書院隨時教育俾諸生皆有所成與麗澤
書院後先輝映而是書忽出而應之
先生初有是書而未獲其全因備牲醴至蘭陰
祭拜 先太祖仁山祠而隨得全集于蘭邑
殿中尊之署殿中尊先不知有是書仇子石
濤道經瀠水盛稱是書而殿中尊因得於 相

之家仇子與 相交最厚言及四先生輙以未
獲從祀爲憾借其仲滄柱先生屢商疏請故
相得是書而樂以相告今書之幸遇 賢侯
仇子與有力焉而友生之議者咸以得書失
書爲 相罪謂 先生官清如水無力付鐫愛
書又若珍寶欲思反璧事不可知 相曰不然
凡事各有其機 先生崇儒重道祭拜先賢
一片真誠注結則仇子贊揚殿公借閱適足
以爲 先生訂正之資若謂愛書匿書使先

賢之子孫不能復觀其遺卷理學中人決無是事廹不數月而是書果成天若啟之人若助之其於氣志感應郎以上媲伏羲氏之八卦舜孔子之鳳麟亦不可謂言大而夸也

先生之序文有曰瓣香皈依此自有夙緣豈其誣哉豈其誣哉

昔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陽月至前三日仁山後裔金其相薰手拜題於讀書之尋樂處

金華四先生姓氏併序

北山何文定先生

魯齋王文憲先生

仁山金文安先生

白雲許文懿先生

南渚趙先生曰瀫溪之滙婺女之墟世有大儒曰東萊先生呂成公北山先生何文定公魯齋先生王文憲公仁山先生金文安公白雲先生許文懿公成公乃與朱文公並時同志首倡道學於婺文定則親承文公高弟勉齋黃文肅公之業傳諸文憲文憲傳文安文安傳文懿稱金華四賢爲朱學世適是巳方朱軌既南文公起而任道其學推擴延平豫章龜山直遡程周以上接孟氏之絕而成公同南軒張宣公又以所聞濂洛之說與公質辯講磨率撰於正一時學者翕然師尊之世謂三公爲南宋斯文鼎峙信哉張呂早世文公晚以其道及書屬之文肅再傳而有金華四賢之學後懷孟魯齋許文正公私淑文公臨川草盧吳文正公學

宗朱陸皆仕於元而行其教學於北方其視金華則固爲朱學南北之派也然許吳仕元爲混一之初又在帝王中州之域故其爲學易顯而爲教易明四賢出偏安叔季之後屬時艱棘甘於僾遯而卒老不售自今雖有稱說其學亦蘇平仲所謂不過風承響接而非灼然有知者斯道顯晦固不有時哉道之顯晦不足爲賢者軒輊然自成公下迄文懿僅二百年爲五鉅儒赫然鼎立一郡之間踵武相接機籥相須考亭一緒蓋昌益熾遺化所被至於閭閻皆右儒業而先禮教海內目其郡殆與鄒魯將不其盛哉成公與許吳二公奮列從祀成化間有以四賢請者

賜正學祠准龜山例祀於本郡今龜山巳秩從祀而郡未及爲四賢再請議者歉焉侍御一山張先生按浙屬鶴考述婺之文獻鶴用是忘其蕪陋遵文公伊洛淵源錄稽訂五公言行著爲此編又倣王魯齋五先生文粹取其文之關於道源教本者附諸後用率諸生讀之爲高山景行之則且將請

侍御推校四賢正學本末及因朱之授何之承見
文肅傳道統脈併爲君子上論于
朝俾與楊呂許吳諸公竝從廟庭得列腏食是其於
熙代表正儒宗崇廣道術之治豈小助哉鄙又有
楊與立潘叔度徐僑爲文公門人張潤之爲北山
高弟而東萊弟子聞者亦多以俱未得其著述行
事之詳故不列云

正德辛未仲冬上吉後學趙鶴敬題

侍御戚雄曰紫陽遡濂洛之統其後分爲二大
派南派吾婺何王金許四先生親承勉齋攜堂

之緒爲朱門嫡傳北派吳許仕元爲美官
迹者名重世遂以道統歸之列祀孔廟及謝鳴
治鐸始勤龍祀之請四先生隱居不仕著書立
言考其造詣眞不媿於伊洛諸大儒而從祀之
議訖辛劉二疏之後無聞焉說者徒謂一郡四
賢難以服乎天下不知鄒魯多賢未聞以其生
於一邦而有所遺也嗚呼斯文之顯晦信有幸
不幸哉　戚雄號雪崖金華人

大學朱子章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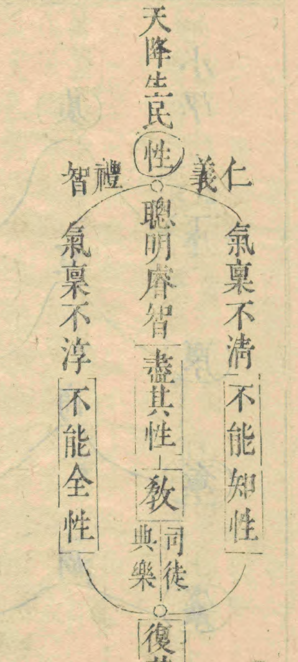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知之性矣許氏曰蓋發語辭此二句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此句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氣稟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清濁純駁清者智而濁者愚純粹者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雜兩端極處言之若清多濁少濁多清少純多駁少駁多純少或清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故人之資質各各不同又曰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有所泊是以談者多是先說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此序却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性本善而全皆可爲聖賢却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是人皆可以學反又不可不學也又曰陰陽五

行合下齊有非是先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來往便立陰陽之名又[illegible]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行之名康節推天地[illegible]一復闔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一元[illegible]一個大來往而已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來爲陽午至亥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往爲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小而歲月日時大而元會運世只一般今于一歲之氣上易見冬至之日陽氣生于九泉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舒夏而盛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復起于九泉矣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爾一元亦不過如此然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矣又曰木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智土神爲信凡言往來開闔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舵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即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是以不能皆有

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許氏曰）聰明不專在耳目葢主心而言聽之精審見之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遍此聖人之資質也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天命爲君師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旣歸即知天命歸之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者躬行心得能感化而可推充者也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許氏曰）極字本義是屋棟故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喻今匪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處天位爲父子則

極于慈孝爲兄弟則極于友恭至于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于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覩爭趨典起而效之矣書舜典曰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曰百姓曰鄉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冑子曰國子弟而成均又國學之名則典學主國學之教也此言得其氣之至清至淳者爲聖人自然能盡其性于是繼天道立標準而教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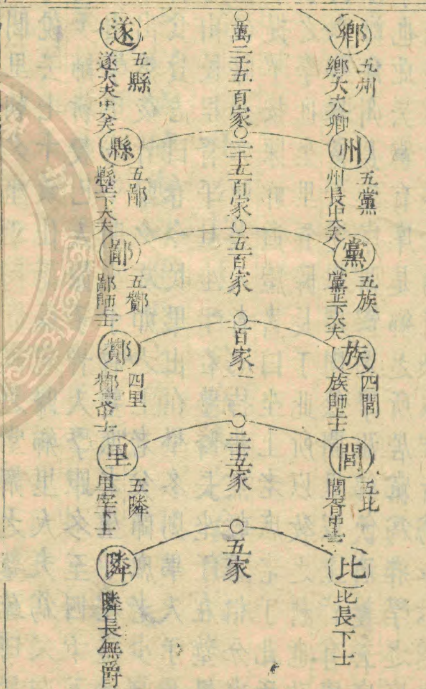
復性之圖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許氏曰三代之隆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illegible]為修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則大備矣以及二字包

大學小學之圖

鄉遂之圖



按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疏曰按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庶老少師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于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按陳祥道禮書曰坐上老庶老于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于此所以教之耕也疏又曰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注鄉飲酒義云庠鄉學也此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又曰黨有庠疑夏殷禮也

有鄉學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有六鄉二百里爲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國九里之郊五十里國三里之郊〔許氏曰按上注疏所言則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許氏曰實水于盤擾袂及肘堂上播洒室中握手洒之節也如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如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又如凡拚之紀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之類是掃之節也扱音吸拚弗運反鬣力輒反帚也擖又作揲舌也擖以涉反執箕以舌自向也如先生問焉終則對如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又如長者不及毋儳言毋勦說接雷同六樊應對之節也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如侍坐于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酉還屨問日蚤莫請退可也之類進退之節也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許氏曰洒掃應對進退是其所行故教其節六藝非幼少能盡行故教誦其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巳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敎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

外（許氏曰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體道而行理融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在躬行之下）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許氏曰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來底職分是見處地位君臣父子長幼朋友隨事合當做底）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許氏曰此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爲第一節前段原三皇五帝立教之始三代之隆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許氏曰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時與下詔後世對說）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支流餘裔却是止把水與衣二者來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也）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爲規模八條爲節目謂八條卽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爲規模上七條爲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節做工夫行至于極然後可以天下平）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

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許氏曰〕俗儒是害於內者異端是害于外者凡非聖人之道而別立異端者皆異端此是總名虛無寂滅又是其中目之大者老氏以無為道而其用專以清靜為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而以寂滅為期聖學止是五常人倫一切都是實事全然相反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許氏曰〕一切就功名者專以功利惑世百民所以人皆眩瞀奔趨之不暇是故沈迷汩沒不復知仁義之歸是充塞而不能行也雜出乎其間是俗

儒異端之間葢老釋二教雖背正道然其立言高遠又無塵俗勢利之趨故被他立得根基牢此外則必須依傍以成說故必出乎二者之間漢藝文志權謀家兵法也術數家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刑法也方技家乙藥之類也此序葢用彼名而所該者或廣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許氏曰〕如月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沈痼〔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底意沈如物沒于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于身而不可愈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許氏曰〕戰國以來固是治少亂多然五季五十三年間五易代八易姓于時天下分裂為十餘國爭地殺人無日無之至于弒父弒君篡攘傾奪權譎變詐無所不有人倫盡喪天理消亡自古以來未有甚于此時故曰季世○自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前段言上無

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敎于下君師之職始分此天
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敎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
政敎止及于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畀付筆之于書而
傳之于萬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與者可復振俗
儒記誦以下言人亡
敎熄而異端之害敎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
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
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
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許氏曰私淑者私善于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
徒而私善于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爲程子之
徒而私善于三傳之
李氏此私淑字最切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

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
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
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許氏曰自天
運循環至篇
終爲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
接孟子後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淳熙己酉二
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一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泰甡輯梓

大學　朱子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金氏曰以傳文追改古文二字相似所以致誤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許氏曰凡言道有二意天理氣化運行不息者謂之道人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人所行之道也此大學之道又非二者之謂却是言大學中教人修爲之方爾

明明之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許氏曰凡言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有得于心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一意及加明之之功而有得于已然後有下一意又曰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靈不昧解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解德字虛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貫看下惟虛故靈是體虛靈是用惟虛靈故不昧虛靈是體不昧是用惟虛靈不昧故能具衆理虛靈不昧是體具衆理是用惟其具

衆理故能應萬事具衆理是體應萬事是用又分看惟虛靈故能具衆理惟不昧故能應萬事

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許氏曰氣稟是外染氣稟濁駁有甚微則物欲所染有淺深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氣稟一定物欲則日增用功者但要隨時隨事止遏物欲使不行開廓氣稟使通暢是皆開發吾本有之光明所能至

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許氏曰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是明德正訓下三轉却是說上明字但為氣稟至有時而昏原其所當明然其本體至未嘗息者證其所可明下言明之之方復其初言明之之效又曰人之初生稟天地之氣以為形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理無有不善則其性亦皆善所謂德也以其虛靈而能具萬物之理而可應萬事故謂之明德氣則有清

濁淳駁之不同得清者為智得濁者為愚淳者為賢駁者為不肖此朱子所謂氣稟所拘及其有知又為物欲牽引于外内有私意逐物而起此朱子所謂物欲所蔽也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物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曰此二者所得之明德竟被昏昧學者當憑開發磨瑩之功變化其氣質消去其物欲使此德復明此明明德之意又曰天以善理賦人而人受之存于心者為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是有此心即有此理也得此性存于心其本則盡具萬物之理其用則可應天下之事故謂之德然性是單說理德是就泊在氣上處說故如此光明洞徹縱捷妙用應物無窮不可離氣言之然不可離氣言之蓋此理搭在正通氣上方能如此明若搭在物之偏塞氣上如何會具衆理應萬事是故不可離氣言之也但不可道明德是氣耳此要體認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

疏義

金氏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或問曰對小子之學言之也古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年八歲則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皆入大學八歲者小子也以其為小子之學故謂之小學十五則大人也以其為大人之學故謂之大學小學者養其良心而謹其學業也大學者充其知識而措諸事業也所謂大學之道者謂大人所以為學之理也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三在字訂之則所以為學在是三者外是三者非所當學焉而不足于斯三者亦非所以為學也序所謂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是其為學皆不知所在者也或問所謂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于新民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者是其為學皆不足于所在者也是三在者固俱為大學綱領而又自相為綱領在明明德所以起下兩在在止于至善又所以總上兩在明明之也明之也者拂拭開啟之謂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心也而心之所以能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明德也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謂合性與知覺而言之也夫所謂人之所得乎天者何也謂其全具天地之氣以為形而全得天地之理以為性也夫所謂氣者何也即陰陽五行之氣也所謂理者何也即健順仁義禮智之理也理即氣之所性氣即理之所乘夫自其始而言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蓋以太極之妙生陰陽五行之化也自其中而言則有是氣而理即在焉如陽則健陰則順木則仁火則禮金則義水則知土則信也故健順五常之在陰陽五行譬之猶醎之在鹽酸之在醯也然理之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固無多寡彼此之

殊而氣之運行揉而往來交感萬化則不能無正偏通塞之異故氣正則理之在是者正氣偏則理之在是者偏氣通則理明氣塞則理蔽其正通者賦而爲人其偏蔽者鍾而爲物則其相去遠矣惟人得正通之氣故其體質淳全義理充暢方寸之內虛無不包靈無不覺存主融通而未嘗昧焉是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衆理卽萬事之理萬事卽衆理之事萬然在中隨感而發者也或有美惡之異就通之中而或有淸濁之殊此其所以又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焉惟上智大賢乃能全其淸美而無少不明耳下此則或淸而不美或美而不淸或惡或濁各有等分而通蔽厚薄隨之此所謂氣稟所拘就其有生之初言之也人欲所蔽就其有生之後言也有生之初已有美惡淸濁之殊而有生之後又有血氣耳目口體無窮之欲故明之在我者拘之于其先而蔽之于其後拘者束而不得開之謂蔽者蓋而不得見之謂然而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蓋其中虛靈聰徹溶漾盈溢終有不可得而昧者而亦無時不發見于日用之間故學者當因其一事之感一念之覺窺見其本明之機初未嘗息而加拂拭開啟之功焉格物致知以擴其端而誠意正心修身以會其實則拘者開蔽者徹而自復其本然之初矣新民者推己之明德以覺人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有以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夫明德之得于天者我與人本同也而拘于氣稟蔽于物欲者亦人己之通病幸而我之能覺已有以充其本然靈明之體則覦夫彼之未覺顧方且痼于昏迷汚濁之中豈不惻然思所以救之況天理流行渾同無間在我者非可挾之以自私而在人者初非强人以其所未有則夫推我已明之德而覺其舊染之迷以理覺理是固天心之所存而是理之當然者至于論其所以新之者則有二道焉曰表倡觀感也

明德圖

人之所得乎天

虛　無不包　具衆理
不昧　未嘗息
靈　無不覺　應萬事

虛靈橫說體段
不昧豎說不息
具衆理橫說其體皆備
應萬事豎說其用不窮

復初圖

氣稟所拘　有生之初既有清濁純駁厚薄之不同

人欲所蔽　有生之後又有耳目口鼻四肢血氣之所欲

本體之明未嘗息

一端之覺　格物致知則氣稟不能昏

因其所發遂明之以復其初

一念之悔　誠意正心修身則人欲不能蔽

至善圖

至善　精微之極

義理橫說　必至於是　無不及　以地言
而不遷　無過差

豎說　必至於是　擇乎中庸　以時言
而不遷　守而勿失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許氏曰）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定靜在事至之先安在事至之

際處在慮事之時得在應事之後靜如不惑安如
不動心朱子以不惑解不動心岡若一般今且借
此分開體認二節靜是明物理各見有定向後其
心自然無紛擾故曰如不惑安是事來之時素有
以應之如俗語不手忙脚亂故曰如不動心看孟
子論北宮黝孟施舍曾子皆是就臨應事上說按
此安字與朱子所言
略有不同然亦意通
〔疏義〕〔金氏曰〕在止于至善既總說明德新民之
標的故此段數句即繼說止于至善之工
夫蓋至善所在不能格物窮理而眞知其所止
則迷貿膠擾必不能處得其所止矣止者所當
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自人言之則曰所當
止之地自理言之則曰至善之所在也知止則
于萬物庶事莫不見其各有定理而心之所之
皆有定向矣既有定向則異說不能搖異見不
能惑而其心靜而不動矣能不動其心則隨其
所處而安焉能安則事物之來從容審處而能

慮矣能慮則隨事而處得其理莫不各得其所
當止之地而止之矣夫既知其所止則必能得
其所止其閒四節蓋推言知
止之功效得止之工夫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金氏曰〕物指事
言有根則有表有明德則有新民事指用功言有
始則有終能知止則能得止〔許氏曰〕物即事也事
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就明德新民以
己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王文憲曰〕知此方是近道做得方是道　此結上
文兩節之意

〔疏義〕〔金氏曰〕物與事一也自其爲事言之則曰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曰事本者木之根

也傳所謂桑本者是也末者木之表也騷所謂
本末者是也明德新民固爲兩事然必先明其
明德而後可推以新民由根以達表也知止得
止固爲一事然必先知其所止而後能得其所
止先知而後行也學者誠知本始之在所先而
末終之在所後焉則務本循序而至道近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金氏曰）首三句雖是綱領而明明德一句又爲總綱領故獨舉之包八條目此上明字又似是

推明之明謂推明我所明之明德于天下則新明即明明德內事于天下則新民之全功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金氏曰）致推極至旁及音推謂推之至也楷書當作致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金氏曰）物事物也即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也理即事物之理理無形而物有迹窮理者不可懸空觀理須即事物以窮其理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金氏曰）諸條工夫日用動靜之間交行並進但推其所以然之故則有前後之序惟致知在格物不分前後蓋致知之道在格物之理而格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但物之理既格

則吾之知亦至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爾格物者致知之事而知至者物格之功（許氏曰）格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

疏義 金氏曰明明德于天下者言旣自明其明德而推之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前日在明明德在新民而此日明明德于天下蓋有以見其體用之一後日平天下而此日明明德于天下蓋有以見其平治之原然天下之本在國未有其國未治而天下之能平者故必先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未有家之未齊而國之可治者故必先齊其家家之本在身使其身之未修則私欲牽蔽言行無常未有能齊其家者故必先修其身至于身之主則心也所謂心者身之主也者夫四體百骸塊然而已血氣運動蠢然而已而所以靈異于物者以心爲之知覺管攝也不正其心則血氣之軀惟欲之動何可擇于異類也哉故欲修其身者必先

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所謂意者心之所發也者蓋有心則必有意心之本體固靜正而意之所向有善惡惟夫意之所發者不實于善而每容邪惡于其間則心始不能全其本體之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或曰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則是心體而意用心君而意臣宜于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也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何哉蓋心無形影未易提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于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譬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煙羃之煙透則火明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然而意誠則心正是意誠即所以正心也今而經傳之文自爲兩節言之不曰正心在誠意如下文致知在格物之例而曰先誠其意亦如上文天下國家之例何哉蓋誠意者舉其萌動之時言之也正心者以其平時全體言之也萌動之際固當致其好惡自慊之實而平時全體未嘗可無存養密察之工特誠意之功未加

則念慮混淆意向未實而存養密察之功非惟不可加抑亦不能加耳此其所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誠實也實眞實之謂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者謂此心之發眞于爲善由中達外極盡無餘初非含忍兩向姑以狥外牽強而中實不然也然使其見理有未明則其爲善必不實故又必先致其知焉致推極也所謂推極者言推之而至其極也知猶識也所謂知識者言人心之靈覺者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者蓋心之一覺莫不有知在乎推極其知使凡所知者無不至于盡而已大抵推之不極則知之不眞知之不眞則其爲之也必不實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致知之方則在格物不曰先格物而曰在格物者蓋心之所知者即事物之理而事物之理本具于吾心之知惟夫不能格事物之理則不能充吾心之知耳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即所以致知而非二事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蓋格物者窮理也所謂極處無不到者蓋極處者至善也所謂事物之理者蓋事物者即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物也自大學之規模大矣而致知格物也正心誠意也三者爲大學之大關鍵蓋誠意正心身家國天下之本出焉致知格物則心身家國天下之理具焉然則所謂格[redacted]者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則在所當格也推之于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族姻之交凡其爲事皆所當格也推之于國則國之事不異于家也而所以君臣上下之義事長使衆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宜制使之度至于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于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于國也而所以爲綱常經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

成務撥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
內夏外夷綏懷化禦之略至于財用甲兵之節
悉皆所當格也隨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
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
化非可外而其爲法或索之心術念慮之間或
審之踐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求之經籍詩
書聖賢言行之法或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
之跡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之
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所
謂八者大學之條目者此八者爲綱領中之條
件節
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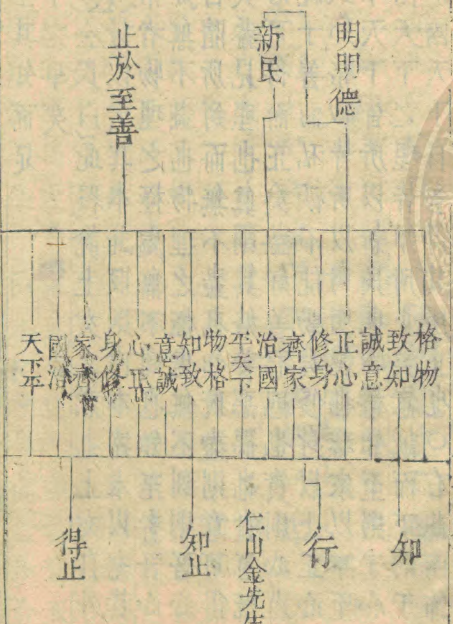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
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
下新民之事也許氏曰此結八條目前節工
夫而上至于明德新民二綱物格
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許氏曰此結八條目後節效驗上貫知止能得五
句而總于至善之綱○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
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
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
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
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
心知于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
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輳合將

來遂全其知而足
應天下之事矣

〔疏義〕〈金氏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上文自外推效以究其本此段則由本達末以充其用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則吾心之知自隨所到而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蓋見理也眞則其好善惡惡也實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蓋好善惡惡也實則心之本體純于善而私欲不能動矣修身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明明德也齊家以下至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新民也物格知至則于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于心身家國天下自各得其所止也○右此兩節特反覆而言之以盡意非謂知未至則可以未誠其意身未修則可以未齊其家也蓋聖人固逐節而推其本學者當隨其事而致其功亦非謂知既至則意不待省而自誠家既齊則國不待理而自治也蓋八者之目既逐節自為體用則學者之功當隨在而即加推充凡若是言者有以見治之有本而不在智謀功利有以見學之有用而不可苟且躐等此所以為儒者之道也

三綱領八條目合一圖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

則舉此而措之耳〔金氏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庶人無國與天下之責則不必學大學諸條之工夫乎故又總之曰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此身有此身皆有此心之意念故須着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正其心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是成就修身之事不問上下皆用以此爲本領而于家于國于天下則異日隨其職分力量舉而措之耳

〔疏義〕〔金氏曰〕蓋壹者齊也是者此也猶言齊如此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以爲吾身自修之事故獨舉修身而言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雖其所施有天下國家大小之不同然皆未有不修其身而能行者固不以貴賤大小而有以減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蓋其本既立則舉而施之于家于國于天下唯其所施而各得其所止豈大抵大學之條目分爲八事合則兩節自修身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爲已也自齊家以下治國平天下皆推所以爲已者爲人也爲已者明明德也爲人者新民也明德者得之于天得之于天者理所同有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新民者施之于人施于人者勢有廣狹故齊家治國平天下隨其所施而已矣然而本明之德得于天而明于已者唯其所施初無限量不以天子之施于天下而有餘不以庶人之施于一家而不足天子雖施之天下然未有不先于家而能達者庶人之修于一家然而變化國俗風行于天下亦性分內事而已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許氏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此本字舉身而言上該誠意正心下該家國天下厚謂家薄謂國與天下皆推此以接之故當薄其勢自然如此此非是敎人薄于遠正是敎人厚于近也君子之學只是要明得分輕重之分既明則家厚而國薄自不容已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疏義)(金氏曰)本謂身也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此爲體彼爲用所厚謂家也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此爲親彼爲疏其身不修未有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者也莫親于家而不致厚焉未有能厚于國人天下者也大抵上文之意以修身以上爲本則齊家以下治國平天下皆爲末矣然而一家之内天倫之至愛在焉又不可同于國人天下之例而一以末視之也苟以末視之而不過以先後之序而已焉則是流于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說矣此經文所以

于本末之後而又發明所厚之義也故嘗謂大學八事合而言之爲兩節而就中析之又爲四節蓋自修身以上固一節也然格物致知則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則體此理也齊家以下固一節也然家則所厚國與天下則所薄也

本末圖

格物　致知　知
誠意　正心　行
修身——本——知行兩節
齊家　厚
治國　平天下　薄
末——厚薄兩節

仁山金先生說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金氏曰)大學經文首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是古先聖王學法知止似是孔子發明止至善之方本

末終始又似曾子總古聖王與夫子之意縕詰八條目而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爲起語玩古之二字則是孔子發明古先聖王大學之次第也序所謂先王之法誦而傳之朱子所謂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者也（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敎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許氏曰）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

明字卽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疏義）（金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于衛而告之之書也舊謂成王之書失之也克能也克雖訓能而有勇猛之意焉夫人莫不有是德亦莫不知明是德也而終于不能明者以其無勇猛之功耳文王之聖固得于生知然其勇猛之功則非常人之所及矣學者持不逮之資而又爲物之所蔽習之所纏不加猛勇之功則優游歲月同流合汚而能明其明德者鮮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才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予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損了此明命又曰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顧諟上明字明命即明德就天付予處說謂之明命就人得之而言謂之明德

〔疏義〕〔金氏曰〕太甲者商之君王伊尹作書告之史記其辭而標之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太甲篇之文也顧謂常目在之也顧之訓視爲近之然不若顧字之力故章句依書註爲常目在之常目在之者義謂學心定察常在于此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若曰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愈專若曰訓審則所以加省察之功者愈密故諟之爲是與其訓審二義所以兼存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蓋謂天之賦予于我而若此之靈明不昧所謂明德也自天之予于人言之則曰明命自人之得于心言之則曰明德其實一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者謂存養省察常有以見其天理之在而日用常行皆有以見其天理之流行莫不各有自然之則而不可雜以一毫人欲之私者苟能若此則天理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許氏曰〕帝典即堯典克明峻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峻德即明德

〔疏義〕〔金氏曰〕峻大也書作俊俊德者蓋聖人之所得于天而其聰明睿知獨異于人者也孔門學者引之以證自明之明又曰克明峻德是總解明明德也此明德之全體明已之明德

而至于大此堯明明德之極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于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

〔疏義〕〔金氏曰〕謂上所引康誥太甲帝典之書皆大學明明德之謂也不曰明明德而曰自明舉自之一辭而明德在其中矣又有以見德之在我者皆己分之所當明而豈曰有所爲而後明之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金氏曰〕沐頭爲沐以杓取水澆身以杅承之則爲浴玉藻曰浴用巾二上絺下綌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金氏曰〕銘只是諧聲註名其器是兼會意苟誠也〔金氏曰〕苟誠也猶今人言果能眞能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金氏曰〕因新潔其身之器取自新其德之義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有間斷也〔許氏曰〕日日新是接續意又日新是無間斷不已意此第一節自新即明德之意

〔疏義〕〔金氏曰〕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曰沐用盤盥漱亦以槃則槃沐器也浴之器亦或曰盤古有盤盂之拔盂即杅亦浴器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銘字從名而註曰名其器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爲名故周官所謂書名者是也從今釋文曰刻金曰銘古人之有訓戒勳業者多刻之于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刻之于碑碣也然則刻字書于金故曰銘古時凡器必有銘故詩傳曰作器欲銘蓋器爲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其器之常用而得觀其辭以常警也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則成湯沐浴盤之銘也苟誠也古者書傳苟字多是誠之意如論語曰苟志于仁矣謂誠志于仁也此類非一然謂苟之訓誠不若謂苟之訓果其文意則一而訓義尤明白矣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人之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者此言其所以于沐浴之盤而銘以自新之辭之意也湯以爲人之有是心猶其有是身也心之易昏猶身之易垢也洗濯其心以去其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其垢也故于洗身之器而寓其洗心之辭焉其曰新者革其舊染之汚之謂也古者凡一沐浴亦曰新如楚辭所謂新沐新浴是也故以其沐浴之新爲自新之新蓋同一疏濯剔拭之意也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焉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者滌者新之也舊染之汚對新言之也所謂舊染之汚者言向來此心汨沒沉汚于人欲之中而已淪昏之也有能一日自覺其汚而滌去之以自新焉則當乘其已新之機不可復容舊染之集而日日新之又日以新之使吾心常新而不復蔽則人欲無隙之可復容矣又日新之辭其義已足又加

之以又日新之辭則尤見其有加不已之意既常新矣而又新之也大抵人無苟日新之機則不復有後日之功無日日新之工則終不離前日之舊是故未覺之前苟日新爲難既覺之後又日新爲難以成湯聖人之資而所以自新之功猶加如此况後之人持昏庸之質汨人欲之私加之汚俗之漸染則其汚濁沒溺而淪于惡者可勝言哉終于不覺者有之矣幸而能覺矣而不能致其新之之力幸而能新矣而不能續其新之之功則終不足以爲人矣吁此學者所當朝警夕惕無時而不求新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許氏曰）此第二節文公以新民爲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于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矣（金氏曰）引周書言新民之用即以新民爲說亦可而章句以爲自新之民蓋商民以歸周爲自新新之民于是又振作之使之鼓舞不倦則作字代新字爲日新之新之意

疏義（金氏曰）鼓之者振警動盪而使不容遏舞之者發揚蹈勵而自不容已作者開其進善之機新者革其汚染之舊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許氏曰）此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于

政教日新
初受天命

〔疏義〕〔金氏曰〕傳之此章以釋新民耳而引其命維新之詩以常情視之似不切者無他不過以天命別作一件符瑞休徵之應耳却不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人合一之理夫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二事也盖自文王新其德于上而天下之民自然被服其化無不新者則是舉天下之民皆新于聖德之下而無一人自外者此即天命之維新也若以文王之實事言之則自其克明厥德而推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宮庭之內便若此其雝雝朝廷之間便若此其濟濟田野交關之內便若此其遜行遜畔至于德廣所及天下純被當時氣象自是日開日新日明盛服其化而歸之者浸浸自不容遏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雖以千有餘年受封之國一旦便如此豁然却非別有所謂符瑞讖緯之命也善乎范文正公詠虞舜之詩有曰成都成邑即天開此之謂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許氏曰〕日新一節言自新接上明明德作新民是新民工夫其命維新言新民功效第四節無所不是指言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兩事皆止于至下接至善傳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于中可見

〔疏義〕〔金氏曰〕上文引盤銘以明自新引詩書以明新民故此總結之以爲君子以自新新民之事無一不求止于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于其地猶事中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金氏曰）商頌本賦體傳文引來是比體邦畿王者之邦京師衆大之區以比至善人之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許氏曰）岑蔚之處是山岑銳蓊蔚之地岑銳則網羅弓矢不可到蓊蔚則鷹隼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之

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金氏曰）小雅本興體傳文引是比體以明人當知所止

〔疏義〕（金氏曰）丘隅岑蔚之處高大曰丘岑者其尖銳之處蔚者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于此也夫鳥者羽物之微也而身之所處猶能擇其可止之地而止之人萬物之靈也而身之所履不能審其當止之理而止之則是鳥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所止是人而鳥之不如也孔子說詩之辭其所以警夫人者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曰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注載見俾緝熙于純嘏日使我待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注敬之學有緝于光明日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而注此則日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或問曰邊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善也以三詩之註例之則此熙字非指光明之實乃緝之熙之是繼續之光明之也其實在敬字謂緝熙其敬而自然止至善也二詩言緝熙 敬止言純嘏緝熙光明而此詩則緝熙其敬也

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許氏曰〉緝熙與敬止是又文王作聖功用緝熙是接續光明謂明德常明無時止息而又敬而行之則事事得其當而止于至善也緝熙體上

言敬止用上言爲人君以下是曾子之意言文王止于至善者如此君臣父子交是事仁敬孝慈信是五者之則即至善也此五者人倫之大故曾子提出言之天下事無大小皆有至善所以貴于窮理而力行五止是曾子就文王之德之實而言使學者效之亦無不敬而止于至善也如文王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矜寡孤獨無凍餒之老罪人不孥之類止于仁也崇侯譖文王欲叛紂怒囚之羑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及既釋之乃率叛殷之國以事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止于敬也禮記言文王爲世子事王季之節及言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之顏色然止于孝也君子慈其子莫大于教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爲聖人康叔封聃季載爲賢者畢公名公亦以爲文王子則止于慈可見矣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

如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如汝墳詩如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止于信可見矣

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許氏曰）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疏義〕（金氏曰）穆穆深遠之意此形容文王之氣象也緝繼續也謂其無時或息熙光明也謂其與日俱新也接續此明則此心無不敬而自各安所止矣而其所謂止者何也若仁敬孝慈信之類是也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蓋天下之事一事必有一至善聖人之于事則事事各止于至善所謂一事有一至善者如仁爲君道之至善敬爲臣道之至善孝

爲子道之至善慈爲父道之至善信爲與人交之至善也事事各止于至善者爲君則必止于仁爲臣則必止于敬爲子則必止于孝爲父則必止于慈與人交則必止于信是也然而五者之止其事理之精蘊固非一語之可盡而天下之事至多至衆亦非至于五事而已也故必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焉精者天理之不雜者也微者事理之易忽者也必究其精則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可違又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必究其微則有以見其至纖至悉之事而不可不盡又有以見其毫釐曲折之間而不可或差也推類以通其餘者蓋天下之事至衆也非止于是五事而已也即其事之大者以爲之例以見凡天下之事莫不有至善者在也故必即此五事類而推之如兄弟如夫婦以至萬物庶事亦皆有以見其至善者焉則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金氏曰）淇水出今衛州林慮縣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曾子以恂慄釋瑟僩而朱子謂恂慄嚴敬存乎中金先生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疏武毅是不頹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僩之義可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許氏曰）講習討論是一串說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

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許氏曰〕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也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而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曾子以切磋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修行者省察克治至于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是處瑟兮以下皆以效言瑟兮僩兮曾子謂恂慄是德存于中者完赫兮喧兮曾子謂威儀是德見于外者著

〔疏義〕〔金氏曰〕上文既引玄鳥綿蠻之詩以言其當止于至善故此復引淇澳之詩以明其求止于至善之方與其止于至善之驗也夫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求其止于至善之方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能止于至善之驗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言治之有緒而益求其精也治之有緒者言先切而後磋先琢而後磨工夫之有次第也益致其精者謂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工夫之取其極至也骨角脉理易尋故傳以爲道學言其工夫之在于解剝也玉石堅渾難攻故傳以爲自修言其工夫之貴于克治也學者講習討論之事格物致知之謂也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誠意正心之謂也既切而復磋之則講習討論者不可以近似爲是而必求知其至善既琢而復磨之則省察克治者不可以苟且爲足而必求止于至善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蓋知止于至善則所守自嚴密所養自盛大而所發者自然心廣體胖睟面盎背宣著盛大而不可掩也夫如切如磋則所以講習討論者格物而知至矣如琢如磨則所以省察克治者意誠而心正矣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則身修矣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則造于新民矣盛德以身之所

得言之至善以理之所極言之盛德至善者謂盛德之至善也切磋琢磨求止于是而已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許氏曰金先生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此兩節承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疏義 金氏曰上文引切磋琢磨之詩而以民不能忘終之故此復引前王不忘之詩以繼之蓋上文推言明德至善之本以發新民之端故此形容新民至善之效以發明德之用君子謂後賢後王後賢者賢其賢者也後王者親其親者也小人謂後民也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後民所以樂其樂而利其利者也賢其賢者高山景行仰其道德勳名之光親其親者祠功宗德尊爲百世不祧之廟樂其樂者聚廬托處之類蓋樂先王治安之澤利其利者耕食鑿飲之類蓋享先王生殖之恩夫以先王盛德至善而達于新民者亦莫非至善此所以當世尊之後世仰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群黎百姓永賴之久而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

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

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

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

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金氏曰)曾子爲世之

爲政者其于新民但知以聽訟爲事而不知其本

故引夫子之言而言蓋已德既明則民志自新故

以此謂知本結之(許氏曰)聽訟是新民之末節治

國平天下豈專在聽訟乎况齊家一條聽訟更用

不著古人言語不急迫雖是解經亦偶取聖人兩

句來說一事以爲例爾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

民志起聖人言爲人上而聽斷獄訟得其平我亦

與衆人無異然爲治者致民有所訟方爲之剖斷

亦末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此語

有未發之意故曾子引之而續以明之其意蓋曰

何以使民無訟蓋上之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敢

盡其虛誕之辭天下事是非自有一定爲人不肯

詭已之非而妄與人爭故致訟及至訟庭亦以非

爲是用虛妄誕謾之辭强辯力爭以惑上聽上之

人爲其所誑而亂事之真是非則人無所忌憚詐

訟者紛然而起無實之言既不行則無訟矣又言

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

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曾說破何以

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其實德明便可服人心

又曰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然須有其本本

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致

盡其無實之言凡人爭訟必有一直一曲只是爲

聽訟者可畏故雖理屈者也敢來爭若聽訟者德

既明則人自不敢欺人既不可欺其上則不敢爲

惡不敢飾非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

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

然無訟

〔疏義〕〔金氏曰〕聽訟固亦新民之一事使無訟則

盡其虛誕之辭以欺其上是必有以大服乎民

之心者矣非明德之至而能若是乎有本者固

如是也故承之曰此謂知本此章之傳所以釋

本末之先後也而唯推言新民之功所以然之

故隱然有以見本之在所當先而初未

嘗費辭者古人所以善于發明經意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白雲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結句右見大全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金氏曰〕事有終始無傳然不過說知止爲始而知止之義與致知之功相通無傳亦可但格物致知

爲大學始事而傳之脫逸故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格物之義至程子始明其義散見于語錄
朱子輯下七條于或問撮其要者以補傳文其
文雖非禮記之文其意則是聖賢之意可謂明
白簡
盡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許氏曰）太
學在禮記中其次第錯亂不齊程子曾正之而
未盡朱子重正之分爲經傳其餘傳與經相合
皆有條理惟格物致知無傳而大學工夫始于
格物若無傳則格物無用功之方朱子取程子
之意爲格物致知傳致知在格物是準極我之
心知在窮究事物之理只是一意但在我在物

不同耳所以只作一傳不分爲二言欲致吾之
知在卽物而窮其理是先解致知卽是格物一
事見在
字意明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許氏曰）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推知
與理之原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言
氣稟拘物欲蔽
者不可不致格 是以大學始教（許氏曰）大學始
教是言大學教
人以格物致知爲始
謂是大學用功起頭 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許氏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但
只把致格兩字統說在裏推極我之心知在窮
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心知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許氏曰）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如知事人之理便知事鬼之理知生之道便知死之道又如曾子聞一貫之說便說出忠恕來蓋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是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碍如氷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許氏曰）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于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然後又去格一物不可于一事之中做半節工夫了便且住譬如看文字且于一章中窮究其訓詁辭語旨意隱微處無不洞曉了然後看第二章此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件窮格但格得物多後不㨂見甚麼物來只把這道理格將去自然貫通文公曾把破竹譬大意謂初破時逐節破數節之後一直破開去更無疑滯此喻最切又曰表裏精粗事事皆有且如子之事親其道當孝此是表如孝經一書之中有許多節目又諸書言孝節目不一此是裏粗是節目中之所當然謂其間事爲禮節也精是節目中之所以然謂事爲禮節中之至理也（金先生曰）以大學一書言之部秩紙集其表也經傳章句或問其裏也義理指趣其精也句讀音訓其粗也推校整號是格其表誦數記念是格其裏究極義理是格其精正句讀考音訓是格其粗凡事物皆然可以類推究其表者粗者而不探其精裏固爲淺陋探其裏者精者而不及其粗表亦是遺脫皆不可謂之格物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許氏曰）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

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文公取在格物致知或問中然三事又當以讀書爲先此章須兼看或

問

疏義　金氏曰格物致知之傳不存而後世儒者莫知所以爲說故或遺之而不復言或言之而有不盡或不得其意而他爲之說遂使大學始教之目不明于天下而人不知所以爲學是以天下之理有未明吾心之體有不盡而所謂至善之所在者自孟子以後千有餘年罔然莫知也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其本葢在于此自程夫子始明其義以開大學之原而朱夫子又修其辭以補傳義之闕然後聖賢所以爲學之方與其教人之法粲然復明于天下其辭明而盡其說精而密而其爲法則功程有據而細大不遺工夫積習而貫通可至雖使聖人復生于世其爲說無以易此矣間嘗因是而推之所謂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者葢人稟天地正通之氣則莫不有虛靈知覺之心也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者葢事物盈于天地之間而莫不各有精微至善之理也所謂理有未窮則知有不盡者葢理在萬物而吾心虛靈之體本無不知知在吾心而氣稟物欲之昏已有所蔽故欲致吾之知以全其本在于窮物之理以充其知不能窮格乎物以極衆理之妙則無以推極吾知而盡心體之全矣所謂大學之始教者謂大學教人之目以格物致知爲始也物有未格則知有不致知何以能誠其意以正其心修其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是以大學之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爲始焉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者即者隨其所遇之謂也凡者大無不包之辭也葢格物者初未嘗有截然一定之目而亦未嘗有精粗巨細之間也惟事物之在天下者無限而接于吾前者亦無窮故必隨其所遇巨細精粗小大幽顯莫不格之以窮其理焉所謂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夫格物所以致知也今而先之曰因其已知之理何也夫心之本體虛靈知覺固無所不知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以狹之耳然其本然知覺之體則有未嘗息者故其于事理形迹之顯有不待格而自知但其蘊奥精微之極則必待格而後至也故致知者因吾之知此理而推之以至于盡之謂格物所以推盡吾之知耳夫豈體然無知而能格夫物也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格物者非謂格一物而萬物通亦非謂萬物皆盡格而後通但積習既多則工夫日熟心知日廣而其推類觸長貫注融通天下之物自無遺照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表者名實之形而易見者也裏者曲折之蘊而難知者也粗者其事迹也精者其妙理也全體無不具者也大用無不貫者也全體即大用之體大用即全體之用也衆物之表裏精粗有一未盡則吾心之全體大

用爲有欠缺故必有以窮萬物之理而盡其裏者精者則吾心之全體無不周洞有以究萬理之事而盡其表者粗者則心之大用無不盡表裏精粗無不到者格也全體大用無不明者知至也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其兼言而異于他傳者蓋致知在格物此物即此知初非二節也凡補傳之意既簡而精而或問之言復詳而悉非後世學者所能著語者今唯疏其傳義如上而不能有所發明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許氏曰）誠意是致知

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金氏曰）惡惡臭喩務決去惡好好色喩求必得善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爲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愼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爲之自欺者適害已不自慊者徒爲人曾子以毋字禁之使人凜然知所戒又以二如字表之使人知所趨又曰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爲也

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爲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此二句作兩層看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許氏曰）章句于經云意者心之所發發如言初動處又于愼獨云審其幾幾亦是初動處此固言心纔動便要實然心以體統言意即是心發而應事處初動固要誠應事至于終亦要誠若只是初發人未知時要誠及至事形之後却不必誠可乎愼獨而謂之審其幾者是一動便須誠其實直至事之終首尾皆誠不然則發已形見了此時于工夫却何所屬又不可入正心之目也下文言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是著于事爲明矣而亦曰愼獨又十目手所視指及潤身體胖皆歸之誠意則意字相關前後始終可謂分曉

〔疏義〕（金氏曰）大學條目始于格物致知而誠意則以爲自修之首何也格物者知之始誠

意者行之始故格物致知者道學之首而誠意者自修之首也知及之而行之有不實則終不能有諸己矣故自修者必以誠意爲首焉毋者禁止之辭絕之而不敢之謂也自欺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者蓋知爲善而不能實爲之知去惡而不能實去之外雖苟且以從善而內則含糊以容惡是自瞞其本心之所知也故曰自欺慊快也足也然書傳所用或以爲恨爲少而或問則謂其並行不悖何也慊有二訓而實一意蓋慊者恨而必欲快少而必欲足之辭也自慊者力求自盡必欲至于快足而後已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蓋獨者非特幽隱無人之地謂之獨凡昭明有人之地而已心一念之發皆獨也是則自知而已而豈人之所能知哉務決去者惡惡臭也求必得者好好色也惡惡臭好好色者借人情以爲喻也先言惡惡而後言好好者其去惡不決則其爲善必不勇也苟且則惡毋自容狥外則善非爲

己徒苟且以狥外則是惡常在內而善特在外是自欺之大全不自慊也審其幾者幾動之微也善惡之所發雖微而形著之所基自此天下未有微之不顯者故于其幾不可不審也傳文之意以爲誠其意者蓋實用其力而絕其自欺也所以絕其自欺者蓋惡惡則眞如惡惡臭好善則眞如好好色是皆出于所決然而不容緩與其所自然而不容已者此之謂自盡而已豈他人所能與亦豈他人所能知者在君子必謹之于其獨焉間嘗論之善與惡相反也善固天理之所當爲惡則人情之所易狥此則條其自斯自慊如何耳自欺自慊相反也自欺者自瞞之謂自慊者自盡之謂此則在其一念之獨如何耳謹之于其獨則自慊自慊則絕惡樂善君子也不謹之于其獨則自欺自欺則內惡外善小人矣且誠意所以爲善惡之關而謹獨所以爲誠意之要是以誠意一章于謹獨兩言之學者可不審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許氏曰〕銷沮出于無心閉藏却是用意大凡爲惡亦是有此氣充此惡念行出此小人平時可謂張阻爲是他已曉得惡不可爲故見君子之專爲善者一時慚愧前張阻之氣銷沮自不可留于是暫爲善以閉藏不善鄭氏讀厭爲黶註閉藏貌朱子加銷沮字是閉藏之原若不銷沮則不肯閉藏也陸氏有烏斬烏簟兩音說文猒咸反釋曰中黑也正是黑黯意思今宜讀從烏斬反音黯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金氏曰〕前愼獨專言所念之獨後愼獨兼言所處之獨

〔疏義〕〔金氏曰〕夫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是其人欲陷溺之極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者是其天理羞惡之端也于人欲陷溺之餘而有天理羞惡之發于此可以知良心之未嘗終泯矣迹其揜不善以著善之時此其初心亦豈懵然不知善之爲美而惡之爲醜哉但其不謹于獨一向自欺雖外知爲善之美而內狥夫人欲之私所以日深日甚以至于無所不至也夫恣縱欲于平日以極爲惡之欲乃欲揜覆于一時以詐爲善之形然其形見之實揜覆之態動

于氣象之眞僞見于辭色之虛實君子視之一見而決固如肺肝之呈露有不可毫髮揜護者然則平時之過惡不改而一時欲揜覆何益哉此無他蓋其實有諸中則必然形見于外此君子所以必謹于平時之獨而不敢不力爲善之實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疏義〕〔金氏曰〕引此以接上文之意也夫人之爲不善在于人之所不見而其形見呈露終不能揜于人之所見則是閒居獨處之地非幽隱得肆之境乃衆人指視之場也豈不可畏之甚乎傳者引此所以警夫大人之謹其獨者益切矣此其語意與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正相似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金氏曰〕朱子謂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竊謂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者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

〔疏義〕〔金氏曰〕潤浸漬灌注自然光澤之謂富之潤屋引以喻德之潤身也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心無愧怍者自慊之功也行有不慊于心則心有愧怍而氣餒矣尚何體

胖之有乎此君子所以必實用其力于內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疏義〕〔金氏曰〕誠意一章大要自欺是誠意之反說自慊是誠意之正義而謹獨是誠意之工夫則所以毋自欺而常自慊者也誠意一章之中分為四段合而觀之首段之言最為切密其餘三段皆首段之反證耳何者首段之義以毋自欺解誠意之本文復以自慊數語說毋自欺之意態而以謹獨結之已為切密故第二三段申明自欺敗漏之可畏此首段之反也第四段終言自慊功效之著形此首段之證也此皆聖賢喫緊為人所以即首段之意而反復丁寧之也又以四段分而觀之前兩節一正一反而皆以謹獨為結語則後兩段一反一正皆所以言謹獨之形著耳何者首段正說君子誠意之工夫固當在于謹獨第二段反說小人自欺之極弊則不可不

先于謹獨第三段則申言幽獨之形見可畏第四段則接言謹獨之形著可樂而其間語意相續終始相生前後相應無一語不切者于諸章中工夫最爲痛快朱子嘗以是爲善惡之關矣學者將學爲君子而此關未度則聰明才智秖小人設飾嬌行皆大盜而何以爲君子也哉然不先于致其知則必不能誠其意而致知誠意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故朱子于此章之後復申明之謂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蓋其知之也糊塗則其行之也必苟且其見之不真切則其爲之也必不痛快然世固有知之而未嘗行之者借曰其知之有未真然亦其意之不能實故朱氏又曰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蓋致知者不過知之而已誠意則是果然行之乃爲君子之實地故

曰進德之基基者實地之謂也不誠其意則無以行之而其所知者亦徒知之而已矣又况知之明而心不實則下者耀明智以爲誇高者玩道理以爲易而其甚者明知故犯吾未知之何矣故朱子嘗曰未過此關猶有七分小人在以爲知之雖明而未能保其不爲小人也是以于此章之下附註之又復抑關而言之以爲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序之不可亂者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非謂知未至而意可實也功之不可闕者蓋致知而又誠其意非謂知既至則意不待誠而自誠也間嘗載攷大學諸章之傳其首辭結語皆承上接下言之而其中間亦發明一節生一節之意是以序言也獨誠意一章上不接致知爲言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下不接正心爲言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乃單言之至于致知補傳誠意本傳亦只各發本章之

意是截斷而不以序言也然則自正心以下皆以序言自正心以上獨不以序言何也蓋心身家國天下各是一節之事而致知誠意二者同爲心上之事心統知意者也知者心之知意者心之發也上而致知誠意乃正心之材料下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正心之推拓故于下諸節以序推此獨不以序推也若自致知而推其序以至誠意自誠意而推其序以至正心則是一心之中又是截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却自分成三次豈其理耶聖賢于此皆以序言于經而獨不以序言于傳蓋經言工夫次第之大綱而傳明工夫端緒之一致經傳固互相發也所謂聖賢言語直看橫看無非道理是意也聞之先師魯齋王文憲北山何文定言爲然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許氏曰有字當重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是人不可免者但不可有之于心若一事有之于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即是心不得其正四者心之用固人所不能無傳是有所二字爲重事來感此心隨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而適于中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被他著得重則應之亦重如忿至于懥恐至于懼好至于樂憂至于患此是有所或固滯于心而以忿懥應當

喜者以好樂應當憂者亦是有所蓋四者便是喜怒哀樂但喜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忿懥怒也但忿是怒之暴懥則怒而有恚結意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于欲恐懼憂患皆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當意金先生謂此四者重累其辭即是情之勝而滯之深也朱子用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事之際若此事已往情猶留滯移以應他事而不當亦情勝也

〔疏義〕〔金氏曰〕知既至矣而于正心之章復有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偏何耶蓋未誠意以前凡有病痛皆惡也既誠意以後凡有病痛則過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者但或不能加密察之意則少鞭辟之功失節制之宜而心不得其正耳其原則公過也然其爲病則大害故此章之傳復推明之大率看來誠意是善惡生死之關限自此則

是點檢存養之工夫所謂四者心之用者蓋以人之一心寂然不動者其體也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所謂發而中節之時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者夫苟心之用而人之所不能無也則何惡于是四者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喜怒憂懼固所以爲心之用而欲動情勝則深所以爲心之累何者夫當怒則怒怒而不遷當懼而懼懼而非喜可好則好好而非欲可憂則憂憂而非傷是爲再此心體用之正而非可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即有所之辭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懥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于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乎朱子所謂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者此也夫無所喜怒憂懼

而歸于寂滅固非此心之正體有所喜怒憂懼而失之滯固亦非此心之正用夫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爲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許氏曰〕前言心不正是心雖在所應事上而情之用不當或以怒應當喜者或以樂應當哀者後言心不在是心不在所應事上謂身心至不相關所以章句于前節便要察後節便當敬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疏義〕〔金氏曰〕此承上段而爲言也夫心在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中則便不在腔子裏

爲主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葢此心一有不存則照管其身不及即此推之事之所遺者多矣豈獨視聽飲食之間哉所謂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者葢敬則此心主一而無適故直則此心常正而不偏所以四肢百骸莫不順令動靜周旋莫不中禮而身修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葢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白雲

〔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右載大全

〔疏義〕〔金氏曰〕正心一章分爲兩段前段所以明心不得其正之原後段所以言心不得其正之弊朱子于章後總注又復發明誠意正心工夫之不可缺夫未誠其意則眞妄錯雜此心罔累于邪惡之中而未能正意已誠其意而存亡不察則此心將復有私邪之流而不自知是身不可得而修矣此誠意正心相爲先後而功不可闕如此也然而註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邪心本正也存之則得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亡爲正不正之異耳故欲正其心者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許氏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本十事以其意思相似作五句親愛畏敬哀矜是好上事敖惰賤惡是惡上事此十事亦日用常行必不可去者但不可偏一偏則非好惡之正先師金先生曰敖惰只是常情之所忽如卑幼婢妾之類若一向偏于忽之則亦有不知其善之弊前四事是心上失故在正心章此五事在事上失故在修身章接誠意章

正言工夫又反復言其弊正心修身兩章皆是反說其病緊要工夫只在誠意意旣誠則所行都是善一邊事但恐遇事時又有未盡善又要逐節關防之耳

〔疏義〕金氏曰上章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病此章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僻若無以異者然上章四者之病皆曰有所是于心上失之也此章五者之僻皆曰之其是向事上失之也失于心者由感于外然失于心則不復能應乎外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失于事者本發于心然失于事則不復能反于心所以好不知惡惡而不知美也上章主于正心故以失于心者言之此章主于修身故以接于事者言之所謂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者此句最是會合此段之意而鞭辟人情過不及之病夫親愛也賤惡也畏敬也哀矜也敖惰也謂之各有當然之則是過此則不可不及此則亦不可也過此則者固流于僻不及此則者亦失其宜

故于親愛畏敬哀矜而過此則卽阻焉而不知其善是則過之之失也然使其于所當親而愛畏敬哀矜者而不及其則則所以待親尊長幼者常失之薄于所當賤惡傲惰者而不及其則則所以待疎愚不省者反失之厚又豈得爲當其理哉常人之情盡其事則必至于僻而戒其僻則又失之不及故朱子于此段因其僻之一字生當然之則四字乃是立此五者之權衡準的不可輕看也而人多謂敖惰爲凶德豈以此而本有當然之則哉是不然敖惰二字不必重看只是常情所忽之意蓋以其人爲不是敬而不加敬之謂也此則齊家之內所必有者如奴僕卑幼之類是也君子以爲傲不可長也故明其有當然之則以截節之是則所謂當然之則者于此條尤爲有功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疏義】金氏曰上段推其身不修之病以起家不齊之原此段即其家不齊之驗以明身不修之證夫僻于愛則雖其子之惡而不自知蔽于貪則雖其苗已碩而猶不足甚矣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許氏曰】孝弟慈三字是自修身上說來以求齊家之原人自能盡孝弟慈之道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疏義】金氏曰孝者事親者也以之事君則忠弟者事兄者也以之事長則順慈者撫幼者也以之使衆則愛謂之所以者推而達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釋其端而推廣之耳〔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于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不可忽如此

〔疏義〕〔金氏曰〕仁讓積于一家而一國始有興起之風貪戾在于一人而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此故所謂善必積而後形惡雖小而可懼者然而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人情之難此而易彼蓋可畏也是以其機之所在君子謹之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此古語也故以此謂二字起之蓋引以爲喻也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爲可懼也已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許氏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句

只就桀紂上說桀紂雖惡其出令亦有善於己然未嘗不善只是民不從而從其好

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又曰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乎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此段大意是發明推己及人之意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不恕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有諸己無諸己二句而言也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許氏曰）孝弟慈而爲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是善底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仁讓貪戾而國皆從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繼一家仁讓一國仁讓而言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繼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言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

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許氏曰）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傳引此以明學者德化行于閨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宜家進一步說矣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許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所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

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廣充之也故此一章並舍兩意自章首至成教于國三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明立教之本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

疏義（金氏曰）此章之傳大抵推明治國者必先齊其家之理與不齊其家者之不可以治其國而反覆言之至于齊家工夫則自孝弟慈三言之外未數數言也齊家工夫之要則于三引詩見之若所謂父子兄弟夫婦最齊家之大端也所以能化其國人者也然其首引桃夭宜家之詩繼引蓼蕭宜兄弟之辭何也家道睽乖于婦人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乖

易失者兄弟齊家者而至于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正是四國一節已開下章平天下之意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許氏曰〕治國平天下一曰感化二曰推充已有德人感而化于善者上也推此道而充廣者亦之然人不能盡化而所觀感者亦未必盡天下之事故須有禮樂政教使人有可效之法是以大學中皆具此二意金先生說盡之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金氏曰〕管子曰六舉而絜知事變注者曰絜圍度也蓋以圍圍彼而度之也絜知二字此絜矩二字其辭義爲近絜知者以此圍彼而知之絜矩者以此圍彼而取其方也或問所引莊子絜之百圍賈子度長絜大故皆圍而度之之謂然字出于莊子者從系其出于史記者從手蓋以系圍而度之則從系以手圍而度之則從手其義一也矩所以爲方也〔許氏曰〕矩以器言卽木匠之曲尺也以義言則方也總言則用曲尺以度方絜矩只是度義兩字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金氏曰〕此章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與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于聚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許氏曰〕此章分作四大節自章首至失衆則失國爲一節自是故君子先愼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自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爲一節四節中分爲小段看此第一大節傳反覆言絜矩中分五段此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先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人能盡此則足以感于下興孝弟不倍是下民觀其上而化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故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矣則上之人凡所好惡民無不同者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以遂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不拂其好惡之情然後可不然則上下無節不能均平齊一也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

則天下無不平矣故有絜矩之道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又曰九章言孝弟慈十章亦言孝弟慈九章是推充是正說孝弟慈者修身也所以齊其家推而治國者也十章是感化是發動說上之人孝弟慈下之人便能如此則是凡上之人所欲得者下之人皆所同欲既爲人上則境內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無以成治平之功然而地大民衆必有規模法制然後可以周徧而公平故須度義以處之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在識其端而推已耳所推者只是好惡兩面在上者已之好惡無不得則使人人各得其好惡至于大小高下厚薄則隨人所當得之分

〔疏義〕〔金氏曰〕夫老老長長恤孤之事行于上而興孝興弟不倍之心作于下于此焉可以見人心之同然者矣夫人之心本無以異于已則已之心當推以處乎人使爲人上者不能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所欲而不與之聚所惡而或以施之則天下之人將不得獲其所處之分而

無以遂其所與之志矣是以君子于此有絜矩之道焉所謂絜矩者圍度取方之謂也所謂絜矩之道者卽其在我度其在人必使物我之間上下四旁不相侵越面面得其所取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槩而視之累而觀之皆截然正方無高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人之不獲其所者所以入人得親其親長其長恤其孤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

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金氏曰）以此度上則方而不越上以此度下則方而不踰下以此度左右前後則方而不侵四旁設心處事每如此使我之與人方方正正各得分願則人人得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而天下平矣又曰絜矩恕字之象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恕字之義也但二句人已相對之辭不如絜矩則上下左右前後盡乎人爾又曰六所惡已所不欲也六毋以勿施于人也此處當絜六所惡設辭六毋以處事

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許氏曰）第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自守所當得之分不侵越出外上下之人如此則下民化之亦循其矩而不敢侵其外也且如君十鄉祿爲君者但于十分之外多有所取若不損百官便是損于民我所得既多他所得必少此即是不能絜矩凡事皆是如此

（疏義）（金氏曰）絜矩本所以狀恕之形而此段又所以狀絜矩之形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則上下得其方矣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則前後得其方矣所謂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者矣合此一段之意不過夫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兩言耳其所以積上下前後左右而言之者以狀絜矩之所以爲方也所惡而毋以者絜也上下前後左右者矩也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者也天下之大又安得人人度而處之哉其要不過在我不施其所惡耳在我惟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欲夫己不施其所惡是所操者約也人各得其所欲則所及者廣矣此平天下之要道故平天下一章皆即此意而反覆推明之然絜矩之義通上下前後左右而言之則又處處可用人人可行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許氏曰〕第三段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此段言能絜矩之效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許氏曰〕第四段節南山詩家父所作其首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赫赫顯盛也師大師

三公惔燔也談言也卒盡也斬絕也監視也上兩句興兼比體下六句賦體言截然高大之南山維見其石之巖巖然此赫赫然尹氏居太師之位乃下民之所瞻望者今乃暴虐無道下民憂之其心如火焚惔憂之極而不安處也甚而至于不敢相戲言語可謂極矣如此則國家既已終至斬絕汝何不監視之乎此家父知下民困于尹氏之虐而為此詩也大學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處却當兼下文看尤見分曉言為人上者赫赫然如此則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為天下僇此段言不能絜矩之害

〔疏義〕〔金氏曰〕傳引此以明為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不能絜矩而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違人心之所同而為天下之所戮矣以人心之公為好惡則為民之父母以一己之私為好惡則為天下之大戮絜矩不絜矩之分其效之相去若此可畏哉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許氏曰）第五段引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觀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此段結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胡氏曰自是故君子先愼乎德以下爲第二大節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謂修德爲本絜矩而取

于氏有制中分五段此一段君子先愼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疏義（金氏曰）上文言有國者不可以不謹故此曰先愼乎德以指所謹之實也德卽所謂明德謹乎德固守其本然之明而力防其私欲之累也惟其有德故能推己及人而人心歸之則自有人矣人心所聚天命歸之則自有土矣土地既廣田野既闢則自有財而有用矣此則

推明謹德自然之效而謹德者固非爲是而爲之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切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許氏曰〕第二段德者本也至施奪言當修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疏義〕金氏曰德者其內之大本財者其外之至末若以德爲外而不知謹之于己以財爲內而必欲得之于己則爲與民爭利而習其民以爭鬬之風奪利于民而施其民以切奪之教是使上下交征彼此吞噬億兆之心交鶩于利不惟瓜剛者抉齒强者囓舉一世爲禽獸之歸而」之人集處富貴之大則又爭奪之所聚也豈不危甚矣哉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人能絜矩則推已度物人人各得其分而一人亦得以保其分一人不能絜矩則爭民施奪人人皆失其分而一人亦將失其分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許氏曰〕第三段財聚民散兩句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于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于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盡土地

所生年年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往不少

疏義金氏曰財者民生之大命人情之同欲爲民上者導利而布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得其欲者也故奪利而聚之于上則民心散于下矣導利而散之于下則民心聚于上矣民聚則父母民散則獨夫耳夫聖賢之意非顧奪其財聚之實利而強之以民聚之虛名也要其故而論之民聚則財必聚民散則財必散民聚則財聚者有人有土而有財之謂也民散則財散者爭民施奪而悖出之謂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許氏曰第四段言悖貨悖四句又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于民無制之害

疏義金氏曰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其出入之辭雖稍反而感應之理則相似蓋言以逆理而出之則人將以逆理而應之貨以逆理而得之則終亦必以逆理而失之此必然之應也然悖出之言其應甚速人皆知之悖入之貨其應或遲而人未必知之是以非義之得逆取之貨則以爲足以自富而不知其爲禍亂之招也故傳者即其悖言顯然之應以明夫悖貨必然之應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

反覆之意益深切矣〔許氏曰〕第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疏義〕〔金氏曰〕命之不常者以善則得之不善即失之也所謂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民有土者也不善則失之者外本而民散悖出者也善者能絜矩者也不善者不能絜矩者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金氏曰〕楚書者楚國之書也自左氏集諸國之書爲國語則謂之楚語言

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許氏曰〕自楚書以下爲第三大節言用人蓋治天下之要專在于用善人故也中分七段此第一段曾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

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許氏曰〕第二段引檀弓蓋重耳出亡在外而有父喪秦穆公使人弔之意欲使之爭國而舅犯之言如此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于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許氏曰〕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

〔疏義〕〔金氏曰〕此兩節明不外本內末之意然實因上文善不善之分而承此善字又因上文財貨之說而生此寶字夫人知財貨之可寶也爲人上者則不當以此爲寶而其所當寶者則善人人仁親也蓋以貨寶爲寶必奪民以自富以善人人仁親爲寶則其所以及人者廣矣是以下文遂推明秦誓好善之意又深惡夫媢疾之人而遂及于賢不善之進退也孟子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其辭事雖與此不同然此兩節文意正如此

理財絜矩之義

先愼乎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本也　末也

此以善則得之所以財散民聚

外本　內末　爭民　施奪

此以不善失之所以財聚民散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爲寶　亡人無以爲寶仁親爲寶

此見不可外本內末之道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許氏曰〕第三段引秦誓專言爲政者好惡之公私此段又當分作兩截看尚亦有利哉以上是一截以下是一截毎截當作三人休休中心樂易之意有一个臣其心誠一樂易而能容物者此以在上爲政者言有技以才言彥聖以德言上面斷斷休休之人見下有才有德者則能舉用而容之便可與國家而利及子孫衆民此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下截人之有技上自然含斷斷休休之反之意謂有一个臣其心偏雜傾躁而不能容物者見有才者妒之有德者阻之使不得進既不能容引善人則惡人進以敗其國

家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

〔疏義〕金氏曰秦誓者秦穆公悔過之書也斷斷誠一無他之謂休休者中心樂易之謂也聖通明也此猶六德知仁聖義之聖非大而化之之聖也有技則若己有之而已彥聖而其心好之則欲其眞存于己也忌色曰妒忌才曰娼疾者惡其不便于己若有病于身而必欲去之也有技者才出于人故小人極于娼疾以惡之彥聖者犯而不校故小人不過違之使不通而已才易以取禍而德可以全身于此亦可見傳之引此章者以明絜矩與否者之利害也能容者絜矩者也不能容者不絜矩者也絜矩者無人我之間故能合天下之善爲天下之利不絜矩者便一己之私故欲以一己之私而壞天下之善其利害之分遠矣是以君子推絜矩之心而知天下之所以利不利故下文必欲即娼疾之人而逆諸四夷所以全善人以利天下後世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娼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許氏曰〕第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則放流上文娼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旣去則善人方得通下文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

〔疏義〕金氏曰逆諸四夷使彼之惡無所施不與同中國使此之民免其害仁人至公無私則其所好惡者皆天下之公好惡此蓋夫子之言故傳者以此謂二字引之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許氏曰〕第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疏義〕〔金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所以處君子小人者固俱為不得其當然之則而傳文曰慢曰過則異其辭何也其實慢重于過而過輕于慢夫見不善而不能退已退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含洪之量而待小人是為失其宜耳故止謂之過若賢人君子乃天下國家之所賴而見之不能舉舉之不能先則是忽而不以為重不

幾于輕天下國家之甚耶故傳者特以慢名之其實待小人雖不失其為寬而待君子則已至于忽此傳者所以異其辭而慢之所以重于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許氏曰〕第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疏義〕〔金氏曰〕是非好惡之心人之常情其有拂人之性何也不仁之人不能絜矩而唯私

欲之狥故人之所同惡者彼則以其便于巳私而好之人之所同好者彼則以其不利于巳而惡之此所以衆怒民叛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弒國亡必有所不免者矣自泰誓至此又皆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泰誓以言所好之公與所惡之私仁人放流之一節以明所惡之公見賢不能舉一節以言不能充吾心好惡之實而此節遂以好惡與人相反終之皆絜矩不絜矩之判耳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巳治人之術發巳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金氏曰）此章言絜矩之恕然忠者恕之本未有無忠而能恕者故發巳自盡爲忠乃絜矩之本循物無違謂信循物之情而不拂則絜矩之義也又曰修身以上是忠齊家以下是恕

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决矣（許氏曰）第七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善人也驕泰惡人也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絜矩者也章句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第一得失以人言之第二得失就心上言至上之人心不善則事皆不善而失之故曰語益切

（疏義）（金氏曰）忠信者盡巳而不違于物絜矩之謂也驕泰者肆巳而不有乎人不絜矩之謂也得之即得衆得國也失之即失衆失國也所謂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得衆失衆以人心言之善不善以事爲言之至于忠信驕泰則直指心術言之也天理存亡之幾决者忠信則天理存驕泰則天理亡也幾决于此而其分遠矣且自其得者觀之有國家者有幸而得

人心者矣然事爲之間未可保也事爲善矣而發于其心容有未盡未實者焉亦安保其久而不變哉又自其失者觀之有不幸而失人心焉苟能轉移猶可格也其或事爲之不善苟能更張猶可及止也若乃驕泰則自其心術天理已亡其害于而政凶于而家而國者吾末如之何矣心術乃善惡治亂本原之地天下之本無以加于此推得失之本至此切實推得失之效自此而不可移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許氏曰〕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爲第四大節言生財之道

前節但言內德而外財此節直言生財之方而生財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此第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呂氏解極明白切當而朱子爲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疏義〕金氏曰通章以貨財爲戒而此以生財爲言何也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者但瘠民肥己則爲爭民悖入之慾而務本節用是乃制國生財之道苟徒蘗其爲聚財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財之端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于橫取諸民遂使時君世主以財聚民散之戒爲

儒者之嘗談而以制民自足之政爲有國之實利則是以理財爲諱者乃所以爲聚財之張本也故此節復以生財之道言之夫所謂生財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爲生財之道者則生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呂氏之說辭簡理盡而朱子本註所謂務本者生衆爲疾之說也所謂節用者食寡用舒之謂也至于財恒足矣則所以足財者非外本內末之致而君人者亦何必橫取諸民哉是則生財之道乃厚民之本也嗚呼下多遊民中多蠹吏上有偏聚之勢而國有無窮之需生之爲之者有限取之用之者無窮利源狹而費之每多民力困而取之益竭務本節用之不知而外本內外之益力曾幾何哉民之不散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許氏曰〕第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疏義〕〔金氏曰〕上言生財之道與財足之效故此繼言仁者之所以用財與不仁者之所以生財也夫仁者知生財之道而財足矣積而能散故常以財發身不仁者不知生財之道而崇貨焉則爭民施奪而終以身發財然而仁者唯知散財以利民耳固非爲發身而散之不仁者唯知發財之利已耳而亦豈知所以亡其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許氏曰）第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絜矩章本多是推意此段却是化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許氏曰）伐冰之家章句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大喪共夷盤冰

共音恭鑑胡監反甕大口者春夏祭時用鑑盛冰而致祭物于其中以禦溫熱之氣防其味之變也夷尸也夷盤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實冰其中而以尸床置其上所以寒人死之尸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許氏曰）第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況爲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爲利快目前之意而爲禍深以義爲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

（疏義）（金氏曰）孟獻子數言似非春秋卿大夫之言也獻子固賢大夫然以其好賢取友豈亦得于師友相傳之緒論歟畜馬乘大夫以下之官也伐冰之家大夫以上之官也古者士三

賜爲大夫始有車馬伐氷斬氷也然斬氷有國者之事若卿大夫則受氷之家非斬氷者也豈伐者取之之謂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氷于公故謂之伐氷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氷其致仕而老于家者亦無不受焉畜馬伐氷爵祿貴富之家也雞豚牛羊小民產業之利也以畜馬伐氷之家而又察于雞豚牛羊之畜則爲專利以妨民是與民爭利者也然厚祿之家而畜雞豚牛羊之畜其害固已陰奪民之利百乘之家而畜聚斂之臣其害則必橫奪民之利故獻子于此又下一轉語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二臣者固非有國有家者之所宜有然而君子之心寬仁慈惠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耳此章固無非絜矩之義然以君子之心推之則其所以絜矩者寧在我者有所損而無寧使在人者有所損不亦持心過厚之至哉至論其以義爲利則其取數亦固多矣義之一字終奚損利之一字終奚益有國家者所宜擇而取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金氏曰）上下必有闕文當作彼爲不善之小人與下文雖有善者正相對○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許氏曰）第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于天災見于上人害生于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天災如日食星

變水旱螟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
戈變亂皆是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

【疏義】（金氏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況可專其
利以自私乎夫爲國家之長而惟財用之務其
原必起于小人小人雖悖亦豈能自肆其毒者
惟有國家者以其言利爲善于體國以其任怨
爲善于忠君以其掊克爲善于理財是以使爲
國家小人之得爲于國家所以悖取者無所不
至而國家之菑禍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
窮衆怨兵連盜起百姓畔于下天變怒于上四
隣因其怨伐其暴而謀取其國家者交至國家
至此不可復爲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
如之何哉蓋財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
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可回之勢甚矣
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謹于其始而
何以救于其終哉夫上之人以利爲務則爭民
施奪必有菑害並至之患此利之害也以義爲

務則上仁下義而可以保國家府庫之有此義
之利也義之利如此利之害如彼有國者將安
處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國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
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
其所而天下平矣（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
在乎絜矩而絜矩于用人
理財處爲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
發于心者忠接于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
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于心者
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
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
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疏義 全氏曰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爲經制之方孰爲統御之略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以絜矩之義反覆言之何也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塞體率性而爲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人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爲一人之心推而度之槩而處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此章反覆推明二十三節要其旨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即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目雖有二其因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故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形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

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實十二節承上文寶字以明仁親之寶此善絜矩者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總小人之決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戒用君子之緩退小人之不能遠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節即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十九節即君子小人二目以論仁不仁者之于財二十節明仁

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也兩結以義爲利之語即上文以善爲寶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略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而伍之經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該者大其辭詳而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大學之極功也爲人君者誠能即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絕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惡其所惡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一 終

中庸朱子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許氏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許氏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于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也又曰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illegible]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爲天下法則者爲道統之始下此皆是接傳其統者又曰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許氏曰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

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許氏曰〕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于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覺者是人身之所必有但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于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于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于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卽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飮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于毎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許氏曰〕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微字說不必重看然人莫不

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於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善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私字就形氣上來言既具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一人之私故必欲得于外以濟乎己所以易流于欲下當與公字對却用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于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于己切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

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許氏曰〕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于道心只是事皆順理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許氏曰〕朱子書傳曰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大旨皆同而傳註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又曰危者既安則便是道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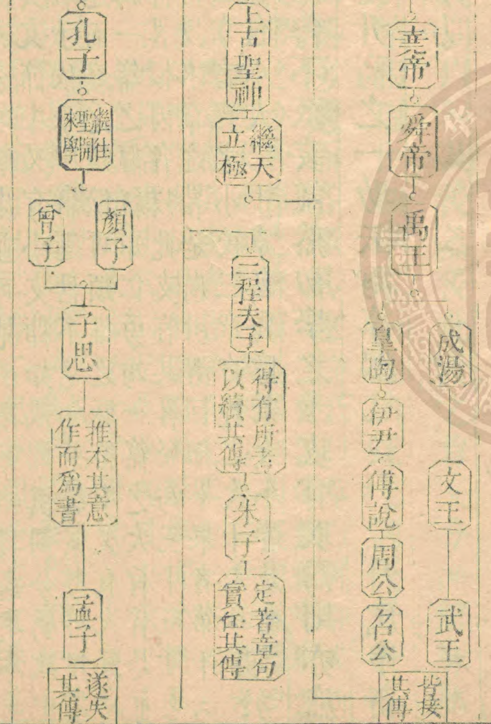
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許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敎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敎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敎哉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許氏曰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許氏曰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許氏曰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許氏曰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也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眞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儻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得辨之乎）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

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許氏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旣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爲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二章皆言其略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二十三章又二章之詳者詳略謂此巨謂綱維細謂縕奧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章二十二節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

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脉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懼慎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分屬索隱行怪不能半塗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脉絡中又有大脉絡如誠爲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爲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此支言其畧發爲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道統之傳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卷之二

同邑後學章一陽原訂

膠西後學趙奏甡輯梓

中庸　朱子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許氏曰）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豎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庸平常也（許氏曰）平如地之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橫說常豎說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又曰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非傾倚于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者不著于喜怒哀樂之一事皆指未發而言然自有兩意不偏指其體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又曰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

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許氏曰）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于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許氏曰）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卽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于心者謂之性卽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修者品節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于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却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于是人物之生以下却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蓋若不兼

氣來說則教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又曰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蓋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又曰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沖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于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又曰動靜闔闢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遽長暑必不能遽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

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許氏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敎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爲敎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

脩品節之也〔許氏曰〕品節是品量節約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許氏曰〕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敎也

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許氏曰〕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唯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許氏曰）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修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修處亦和物都修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不殺胎不殀天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首二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于人率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教在其中蓋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為性當順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為能之聖人之治已則盡已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人當率之而不能不失其生之本故以已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為教使各知治已接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得遂其性矣知此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為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名人當行之道而教其進之之方也此書以中庸名

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非中庸之謂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卽中庸也此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教之使率其性期至于中庸也　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許氏曰〕須臾頃刻也
理存于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贊其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若其可離
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
須臾之頃也〔許氏曰〕戒懼不睹不聞謂但于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
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工夫至此而
極密非謂止于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恁悠悠
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
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慎獨兩事包括定心之
動靜又曰經中于不睹上用戒慎字不聞上用恐
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
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
敬字體戒慎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只是兼舉五見个宜先當分戒懼與慎獨
兩項界限蓋慎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
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慎獨境界無所思而有所
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應事見
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
處說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
蓋心意不動之時自有睹聞皆當敬畏然至于不
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
發矣愚嘗妄為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而
有主然又要看得真會得活若著箇物字主字而
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
久當自見言愈多則愈為病矣或問戒慎恐懼工
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曰
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于靜吾道動靜不違彼
以靜定為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
覺聖人之學事來即應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
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虛靜故愈靈
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思固思

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爲功而置心如牆壁也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自性上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也（許氏曰）中庸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大學慎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于心而後乃兼于身中庸前既言戒懼工夫故慎獨兼外說章句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許氏曰）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于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許氏曰）不睹不聞已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慎恐懼與慎獨對說此言修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即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

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許氏曰）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體字蓋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致中是逼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又曰父母之于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而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于行事中節此學問而言不但在吾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

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許氏曰〕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愼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愼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愼恐懼愼致六字而已）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人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許氏曰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于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許氏曰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愼獨事而言如此今詳朱子

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題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平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章句二箇又字是眼目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許氏曰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

章皆與此不同故于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之語不可同論
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
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
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許氏曰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于天下不明于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
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許氏曰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
道者極當中而已而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淸而淳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于淸者則爲知知者唯務于知旣不以行爲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于淳者則爲賢賢者唯篤于行旣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者知者如

老釋之空寂賢者知沮溺之遠道又知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乎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

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許氏曰）不足知不足行正說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這一路更不管那一路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金氏曰）第一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之三達德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許氏

舜固聰明睿知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許氏曰）好問是有疑而問于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于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于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許氏曰）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而能容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而不蔽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許氏曰）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于此一事雖同于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于此事之宜者行之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爲智之大也歟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綱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許氏曰〕其義在予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穽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許氏曰〕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卽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復遇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巳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不違可見此意

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

也

右第八章〔許氏曰〕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于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皙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于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于行而道所以明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許氏曰〕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又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前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此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此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許氏曰〕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為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于

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當勇也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許氏曰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體倣柔之容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許氏曰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下文衽金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許氏曰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善斡旋說所以明強之義至矣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許氏曰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于強者北方是過于強者君子則為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君子之道中而正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于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為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

哉終是接着君子說又曰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葢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寛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許氏曰）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又曰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節常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于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畧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于中庸者如此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氣血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許氏曰）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法則而防弊以教學者處又曰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葢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

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汨爾爲所汨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慼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于天耳推而言之雖巳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强者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許氏曰〕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許氏曰〕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巳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許氏曰〕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于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于終也巳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許氏曰〕是以君子不違乎中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于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又曰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二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又曰前章言至死不

變强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悴阨窮而裕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一章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二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强而强二是當强而不强三是不賴勇而裕如者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于自然則不賴勇也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

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許氏曰）章句近自遠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

三字是就始終兩端說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許氏曰）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爲功不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爲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全先生曰）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許氏曰）體之微指理性言舉全體指能之全體言乃體段之體二體字不同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

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許氏曰〉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意思孔子不得位是在天而非已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許氏曰〉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許氏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于天地萬物無不在爾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許氏曰〉鳶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于鳶魚也觀此則圖于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于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于此哉故程子曰此二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許氏曰〉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眞見得天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略無滯礙之意方可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許氏曰此章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造端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指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蓋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于人上見道之費鳶飛魚躍于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爲始兩字不可作工夫看

君子之道費
- 夫婦知能
- 鳶飛魚躍

君子之道
- 造端夫婦
- 察乎天地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許氏曰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工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又曰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于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于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于事物此言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愼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于諸章雜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于誠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許氏曰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之人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許氏曰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

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許氏曰詩言伐柯者取則不遠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許氏曰章句衆人望人此衆人只是天下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衍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許氏曰〕此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全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盡己之忠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忠恕

之事也施諸己不願亦勿施于人上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己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故己之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許氏曰〕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字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蓋求責于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于己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于人者矣此節專言自修以下句爲重亦恕之道也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行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許氏曰〕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庸言兩句關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每不足當勉于言行每有餘故當謹而不敢盡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許氏曰〕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道爾但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故每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能而言推而廣之于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是也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許氏曰〕第一節言修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修己治人之力第四節即是恕蓋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于以事未能却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于及人必欲其能事又就裏面推出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

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許氏曰）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費字非是孔子眞不能于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許氏曰）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出乎其外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纔願乎外卽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却自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盖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

者固不可而位有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
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
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僻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
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
至于夷狄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
各于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
得自得是從容無急迫滞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
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
下援上皆願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見或問又
如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揜豆難
爲下也管敬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難爲上也亦
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也正己不求于人結上
三句無怨亦說已無怨既是正己不求于人則凡
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人之不足于我而怨之
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得于外者天不畀而無不
平于天人不從而不歸罪于人所以君子居易以
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如此
小人行險以徼倖反此一句說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許氏曰〕射有三
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
也三侯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
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
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
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
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
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于遠大之事能

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于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于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下文引詩本是比喻說然于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許氏曰）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多褻狎不則又大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以古人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則善矣爲琴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爲此此章首言夫婦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即大學三引詩之意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許氏曰）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章句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言效驗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許氏曰）天地之

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往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竪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于鬼神往來始可見爾故曰造化之迹又曰功如功業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成萬物其功用于生成處見此是人說鬼神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處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可見者則于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迹此是開說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陰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造化之迹是兩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如此敗其蹤迹皆有實是見而此之見賢遏反又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是其成敗之迹耳〔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許氏曰〕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者良能二字精妙〔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許氏曰〕鬼神者陰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著祭祀之鬼神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許氏曰〕二氣是開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陰如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如有二物相磨盪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共是一箇氣來則全來便是陽去則全去便是陰鬼神于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這氣在人體認故曰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許氏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陰與陽合爲物之始陰與陽散爲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爲陽爲神氣反而歸爲陰爲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

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陰陽鬼神無往不在只要人看得活又曰陰陽合散是陰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爲物之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卽死爲物之終是就一物上說陰陽

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許氏曰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之則體字幹字俱是用字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許氏曰禮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

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此齊明之說也

明猶潔也

許氏曰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思慮之不齊者而一于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于鬼神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擁塞滿都是鬼神此是于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這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夫鬼神之德如此

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許氏曰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示皆陰類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

與陽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乎天求魄于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又曰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此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小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爾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許氏曰）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與蔭同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修

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有不同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許氏曰）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斁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

見之不可揜如此（許氏曰）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覆者也此章第一節總言鬼神之德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右第十六章（許氏曰）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也德爲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爲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又曰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于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者舜傳禹禹既即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于虞舜封子均于商蓋禹改封于虞後有虞思是也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于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許氏曰〕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
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
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先生
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亨
之子孫保之此又
大德必得之驗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
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
游散則覆〔許氏曰〕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
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草木有
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以物言也以人
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
必棄絕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天子桀紂以天子
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又曰栽培傾覆言天

之于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
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
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
詩皆是因栽而培之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
訓詁不是說
盡此節之意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
顯昭著宜于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
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
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
四者之一節也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箇感應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許氏曰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羡里之囚若可憂矣雖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却是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窋即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遷豳太王又爲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迹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方受命爲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巳大之國巳不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絕之時巳得從容其閒至承天命著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太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許氏曰〕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太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巳大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仁山金先生〕通鑑前編曰堯封棄于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路史謂稷生漦漦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組紺號太公史記作叔祖類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甫自稷至亶父盩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

方侯弁雲都諸鼇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按章句謂上祀先公組紺爲太王之父亦據疏文而言也

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

（許氏曰）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尊于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之通禮

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巳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

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桓之家即慶父叔牙季文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禰而已蓋位卑者流澤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采音菜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禰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却于禰廟并祭祖又曰修廟只是拚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整漏拂塵洒掃之類古注修埽糞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曰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寵山先生亦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書註疏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琬琰琬圭琰圭夷常也或以爲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胤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車渠車罔也謂貝之大如車之罔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許氏曰〕天官庖人注疏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也行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腒音渠乾雉鱐音搜乾魚鱻與生同魚也羽雁也

膏脂也香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膴熱而乾魚鱻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物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按四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于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綱大用法天體道至于一食之祭莫不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註疏之言未必得之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又禮記內則篇亦云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許氏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含兩義昭穆本是祫祭時太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旣以此爲序則子孫由此皆一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次燕毛皆用昭穆爲序則此序字主于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爵公侯卿大夫也〔許氏曰〕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駿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許氏曰〕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內宗掌薦加豆籩外宗之佐王后皆是也內宗王同姓之女

有爵者外宗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宮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寶器司几筵設筵几司尊彝詔酌辨用鬯人供鬯鬱人掌祼內宰贊祼獻司徒奉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祭內饔割亨司樂以其屬作樂膳夫徹俎司士賜爵之類凡執事于廟中者皆是肆託歷反亨普庚反 旅衆也酬導飲也 許氏曰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于禮內者今不可知其詳儀禮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大抵祭必立尸也必擇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姪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群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

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于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偏及執事者無不偏卒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偏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又曰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尸已出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旅酬之禮賓弟之兄弟之子各舉觶於

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于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又曰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于序賢則分別群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于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于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矣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許氏曰〕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蓋武王有天下然後周公可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然章內皆是言禮蓋主于周公而言謂制爲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于宗廟之中又制昭穆序

爵序事酬燕之禮又推爲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
中推至于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
孝孰能若此　此皆費之大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
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
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
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
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許氏曰〕論語專爲禘發其說精中庸

汎言祭祀其說詳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
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禮定爲周制中間
損益合乎時中又可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
指祭祀一禮而言祭中又只主于宗廟推及郊祀
爾此皆舉一端言之于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
見道之費推至于吉禮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
禮備其費
大可知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許氏曰春秋傳序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于方方所不容書于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名即字也蓋古者削竹爲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字少者書于牘稍多則書于木板又多則以韋連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章句但訓策爲簡者從古訓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許氏曰章句有是君有是臣合今古說君是文武則臣是太公周名之倫方策所載之政乃其所行者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之遺政固可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許氏曰敏樹是樹藝之樹是蒔字）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許氏曰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修身至于仁則有君矣君既仁則下興起爲仁一也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既有道賢者樂從三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容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不同宜存細看

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許氏曰）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于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

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許氏曰）章句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又自尊賢則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

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許氏曰）章句爲政在人是在下者當修身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修身故君子是兼上下言之修身以道而修道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必先于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知事親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說著禮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通繳上兩句說又曰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願不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修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說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言事親是修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修身之有于衆目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說（又曰）仁山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爲一節右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修身修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許氏曰）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但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于信此朋友之交是題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修德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知所以知此也

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許氏曰）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即仁義禮智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達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許氏曰）德非其德上德字即上文所同得之理受之于天者下德字是誠之于己者德非其德謂雖得于天非我所有也（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許氏曰）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遺却一也兩句今以三節總言橫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勉行知

恥勇也豎而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許氏曰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倍道不篤而自棄自修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困知勉行安得會至于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知與是知行二者皆不勇正與自彊至一者相反

汎論言

○生知 — 學知 — 困知
○安行 — 利行 — 勉行
知之成功
知　勇　仁

以等言

○生知　安行 → 知
學知　利行 → 仁
困知　勉行 → 勇
○安行

三節總言

橫推
○生知 — 安行 — 好學 → 知
○學知 — 利行 — 力行 → 仁
○困知 — 勉行 — 知恥 → 勇

豎推
○知 — ○仁 — ○勇
生知　安行　好學 → 知
學知　利行　力行 → 仁
困知　勉行　知恥 → 勇

〔白雲許氏說〕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言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許氏曰右自天下達道五至此爲第二節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許氏曰孟

子註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

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許氏曰】呂氏曰體字子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二意當以朱子之說爲正文義相恊呂氏作實字說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許氏曰】不疑于理不迷于事皆就君身言之尊賢則疑事皆資于先知先覺講明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卽隨大臣所建明而行無所迷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況朝廷乎朱子謂百工衆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獨如村字意亦兼貨財而言之章句所謂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却是言天下之財用足也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爲而化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于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餼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又曰通功易事出孟子註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勞相通不專爲巳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于此此之功又通于彼是農通于末末通于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

矣故曰天下畏之許氏曰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註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

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許氏曰）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禮不動總一身
而言觀聽言之類皆在其中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
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葢宗族自圭于養若有
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却在上下文賢與大臣上條內官盛任使謂官屬衆
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
者如此（許氏曰）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
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

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許氏曰）時使則得以乘天
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既讀曰餼餼稟稍食
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註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來則豐
其委積以迎之（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
以待羇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
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賓客主郊與主

國使者交接卽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羈
縶在此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歛野之賦歛
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
甸聚待羈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至王畿二百里
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聚
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過客之
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
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甸卽乘字
朝謂諸侯見於
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
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

經之實也〔許氏曰〕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肯子又
曰右自凡爲天下九經至此爲第三節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疚病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
是也〔許氏曰〕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着實無虛妄
不誠則說不去如顚躓然事素有誠則臨事
平行將去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
行素有誠則所行皆無有疚病雖處夷狄患難莫
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
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又曰上言達道五所以行
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其

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許氏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至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修道之教反諸無所不該不可執一論四道字謂有其法也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許氏曰）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此總存心應事凡百而言也若

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實雖有事親之文却只勉強假爲也盡得此兩意方是誠身方能悅乎親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許氏曰）右自凡事豫至此爲第四節上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專提斷不可不誠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下文推至于誠身而止然誠身又在乎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修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

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許氏曰〕誠只是實恐實字意未備故曰眞實無妄眞則無僞實則不虛是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不眞實其訓詁語意與主一無適意一般天理本然人事當然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許氏曰〕擇善明善章句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

則所謂人之道也〔許氏曰〕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二者字若問辭與二也字相應誠者不勉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至于誠之人誠固是眞實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道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許氏曰〕右言誠爲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言天自然眞實而無妄誠之者人之道言人當體天道以至于誠聖人與天同誠故不思不勉而中道學者未能故必擇善固執以至乎誠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許氏曰博學五句須作十字看先看下字後看上字不知者當學學須當博學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雖問而知之學是自外入又須心思以得之思則必慎思既得則辨析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處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于人思辨是求之于巳益學須要自得故雖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註心未爲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之方至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五者都不可抹摝過看過高恃才而不屑于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巳百之人十能之巳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巳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許氏曰博學五事言人爲學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于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于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既聞于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

況學者未必有樊遲之資而答者亦非孔門之聖歟既問而答之矣以思之使自得于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功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于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得生知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而裕知者此知之知仁勇也誠者也學問思辨擇善也學而知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慎明篤勇也此仁之知仁勇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困而知者亦擇善之事也行之弗篤而弗措勉強而行者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者勇也此勇之知仁勇也二者皆誠之之者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

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許氏曰〕大學章句以氣稟物欲對言此却止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于有生之初物欲染于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美者染欲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

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許氏曰〕右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于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右第二十章〔許氏曰〕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章方說出下手處大要三達德乃入道之門而誠爲之本學問五者乃誠之之目其所以誠之惟欲盡五達道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賦于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修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也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于至誠復言

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許氏曰德無不實之德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許氏曰）四誠字一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明是所性而有下句却言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于可以至于字上見四明字亦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真實無妄之德而照燭萬理自然而明者自明誠言學者由明理而至于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于誠此則字意慢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許氏曰此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能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已性內了）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覆說一語如言真實無妄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是說其字用孟子舜察由字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蓋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既盡已之性即能盡人物之性矣然三盡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所謂親疏近遠淺深先後不容無別但聖人與學者工夫不同爾）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

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許氏曰三誠字不同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累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曲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于極知行兼舉此句承上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有誠則有下文之驗〕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許氏曰章句善端發見之偏不論大小但是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乎其極也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欲行此事便當就此事上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欲重手容

必欲恭皆是蓋此曲兼知行言之也致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許氏曰〕說文徐諧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詳字兼

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字當作祆蠥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草木謂之妖兆朕兆萌萌芽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許氏曰〕此言聖人盡已人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于天其于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于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神怪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于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故爲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禍恐不是直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側

重疊蓋災祥明著上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第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故此章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止就應事處言此章又擧天地未形之先知之蓋天地間唯一理爾明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亘宇宙同一以貫之此是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不至

至誠前知。
- 將興必有禎祥
- 將亡必有妖孽
- 福至必先知善
- 禍至必先不善

。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許氏曰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第二誠字專言理二四五誠字皆言心誠者自成也此句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下誠者物之終始正應此句然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乃能爾故曰誠以心言本也存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

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許氏曰）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字則就人言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内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己自成就也兩自字不同成物知也對成己仁也說二者是合外内之道外指成物内指成己既合外内如此所以應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己成物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德既成則時措得宜所以下個故字性之德合外内之道此總仁智而言時措之宜謂既得于己則施之于事無不當也須著故字時措之宜即時中時措隨時而措之宜乃中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曰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旣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許氏曰此章言聖人久于其道驗著于外而人所見

者如此至誠積于中者久則徵驗于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蓋所積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朱子以爲甚善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許氏曰聖人之道博厚高明而已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博厚之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之類也字養其民聖人載物之類也教化其下聖人覆物之類也垂範作則利及萬世皆悠久成物之事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一句地未嘗有意于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于天是不動而變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許氏曰〕自無爲而成以上是形容聖人之德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是形容天地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後大足以見聖人之德亦積而後盛下文引詩則以天地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應前至誠無息又曰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許氏曰二十一章言誠明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著個故字是繼二十二十四兩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人道三十章下連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許氏曰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之道道道之體也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喻正言聖人裁成輔相神聖功化無大不舉禮儀威儀是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無細不周皆是聖人之至德而行至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學者知此標的自不容不學而學之方則在下文五者此章當作兩節分聖人學者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許氏

曰此一節章首至至道不凝焉言聖人之道大無不周細無不入必有聖人之至德然後道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許氏曰）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格物以致其知即見于行事若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慎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不失下面致之極之溫之新之意尤分曉 尊

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許氏曰）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才有一毫之私則心量便窄狹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爲物欲所累則心便卑污而不高明此兩句字面改換不得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許氏曰）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之屬却有兩道字與崇禮皆是行意蓋窮問學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禮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爲致知之

事與盡精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又不徒知也則所謂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為行之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耶故章句主于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許氏曰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許氏曰此節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學以至聖人之道五句工夫極細密二十章內博學審問五句只說得此道問學三字尊德性道問學總下四句而言五句文勢皆相類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知不能問問而知之學而能之既知既能即須行之所謂道邪學問也心極廣大而裏面析理又須精微必極高明而所行者却只是中庸溫故又須知新敦篤其所厚又須是崇謹其節文精是一條正直之路微是細微曲折處敦厚是本自厚又從而敦之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
說上二句葢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
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攺作矣必
獲罪于上故
曰烖及其身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
制文書名〔許氏曰〕書名者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
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
考者欲正其字
形及讀之音聲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許氏曰〕車轍行于地有迹謂之
轍兩轍中間相去濶狹之度謂之軌古者車軌皆
濶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杌桯不可行有
可得以
計其罪
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
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微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許氏曰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于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許氏曰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人即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許氏曰行已見于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于事而其言可爲準則而行之故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炙聖人者也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也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近之則不厭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許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其聲譽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射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許氏曰〕祖述憲章同于聖人即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同于天地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遠宗近守則中間自有合符節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
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許氏曰）上節兩辟如只是重疊比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日月比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處是豎說天地覆載之間萬物並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是相制者而各自有成物類推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收各有其序而當生長之時物有死者當成收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沒各有序而不亂此節並行不相悖總言四時日月並育並行兩句應上兩辟如字此言孔子德之全體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于今日者一一要相合但以所以不害不悖者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
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
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
大而出無窮也（許氏曰）小德大德因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敦化指心川流指事
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終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此言仲尼祖述憲章
仲尼之聖
仲尼上律
小德大德之充下襲
辟如
天覆幬 地持載 四時行 日月明
物並育不相害
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
道並行不相悖
可見聖人之德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許氏曰中庸一書分爲四大節前三大節皆以）孔子緒之第一大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爲首顏路則皆以孔子之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析衷之也第二大節言費隱之大其下歷叙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群聖之後也第三大節言誠反覆于天道人道前既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論語堯曰章歷叙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孟子每叙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豈一人之私言哉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許氏曰聰明雖義在耳目其實則主于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此）臨謂居上而臨下也（許氏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許氏曰聽者無

所不開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
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
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
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强有力剛不屈毅
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
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
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章句詳訓四者言其成
德也又曰五也字上一也總下四也聰明睿知生
知之資而德已備諸其中分而枚舉之則仁義
禮知四者各有條理故章句于下言五者之德　文
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淵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
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一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
一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

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于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修道之教即在其中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

非特知之而已（許氏曰）惟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既立故能經綸大經也前言聖之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知天知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知天知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眞是天眞是淵非但知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許氏曰）上章至聖是發見于外者故衆人見皆知天知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此聖人也

此言聖人 ─ 經綸大經致和 ─ 肫肫其仁 以經綸言
天下至誠。 ─ 立大本致中 ─ 。焉有所倚。 ─ 淵淵其淵 以立本言 ─ 。非聖孰知
大德敦化 ─ 知化育窮理至天命 ─ 浩浩其天 以知化言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許氏曰）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誠之德德主積于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于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于外實溥博淵泉積于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于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互相發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許氏曰〕前言聖人至上章極矣此章又總一篇之要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至于德化之極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自內說向外至于極此章是自外說向內至于極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許氏曰〕絅褧同字書褧也三字音同檾枲屬績以爲布蓋用此布爲禪衣禪從衣從單音丹錦有文之衣也古者內服袍襺然後服裘又如衣謂之裼禪者卽裼衣也爲錦衣有文大著故用疏布以裼之不欲揚其文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許氏曰〕今詩衣錦褧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尚絅或是逸詩或是子思檃括緊要在尚字所以下卽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闇然卽尚絅意闇然言君子修德只是鞭辟近裏做工夫略無淺露表襮之意雖然却要日章日章是日日漸漸章著若以爲不顯露不求人知只是向內却無積累之實終是昏墯安能有成又曰闇隱晦貌的明也光的然小明昭的之貌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許氏曰〕淡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愕之事不厭者爲道不可離也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秩然有序節奏詳密故有文溫是溫厚溫厚是渾淪不分曉而條理斬然章句絅之襲于外凡加于衣裘之上者謂

之裼加裼上者謂之襲襲則禮服也絅則當為裼此言襲只是為重襲在衣裘之上者非裼襲之襲

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許氏曰有爲已之心指爲君子之道）而又知此三者（許氏曰三者指近自顯）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于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于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又曰潛伏皆藏義孔甚也昭明也人之所不見謂君子能致謹于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之地）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許氏曰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已亦自

見不分曉視在爾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謹而無愧于心以明不睹聞致戒愼之意承上

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

後敬信〔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則其爲己之功益

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許氏曰〕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尚不分明以譬君子不但于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愼之于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愼也此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愼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愼獨而後言戒懼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學者愼獨久而熟方能戒懼于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齊修並舉然以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

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

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許氏曰〕君子誠心進于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爲兩途今我之誠既能感幽而况與我同明者乎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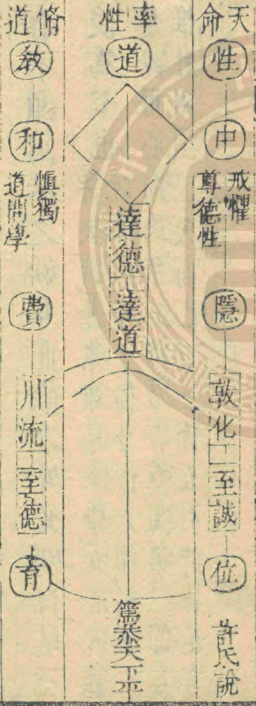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

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
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
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
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
效至此已盡下段只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
是形容不顯之妙
〔許氏曰〕不顯其敬謂自厚于篤恭而天下平乃聖
恭敬未嘗見于言動之間
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
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
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
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
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
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
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
至耳〔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
之道幾于虛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
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于不睹不聞而戒
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

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許氏曰此章雖是下學立心入德說來以至于極分作六節然第一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節乃言愼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皆是言效

中庸始終合一之圖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华古籍资源